特へ 16
2752
31

門 へ16
2752
巻 31



文部

書牘三十首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俞仲蔚

春時附一詩及書知當達也賊益深無復下理貴人悉海內兵攻之吾恐遂一擲耳仲蔚佳士顧肉作青精氣何可着賊手無力不能挽夢森仙仙耳仲蔚知吳明卿謫耶坐以談丈章故當事者幾一網盡然謂僕乃其魁焉所深恨僕則以左右死者常自厭恨業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購求

障不自割斷借人了之明歲夏初可長得奉仲蔚也日坐樊籠訊諜滿案作生平所無態苦甚苦甚武當葛風格袖領賁黛昨過焦副使者雜油及蒜熏之一見欲嘔不覺匿咲此笋亦遂當咲吾也人去便聊以問仲蔚

又

前入吳見陸子傳先生僕欽其歸甚高又丈人行也頗與僕論詩僕舉足下似之渠云甚古雅少瀏耳僕謂瀏政是吳子病故不應識足下耳今奉去素卷一冊一欲足下書古詩字放錢大或遂多得數章近體亦可二三鄉居極幽寂春来卉草種種又多海魚新菜差足奉也足下與小隹便從蓋與舁来醉花下矣京師稱謂太厭人僕與于鱗輩稍稍去之因呼字然僅施三五同志他交生亦遂字吾吾不許也今以謂足下亡訝也

又

通人回附短啟并令家僕徽有所眩不知得徹覽否念仲蔚闔城中寢食不寧天下吳仲蔚故不渡江而北或西從楚蜀山中樵採了此生柰何寄要領鋒刃間耶事大槩已可見僕為老父衔上恩北門之托君親分深不忍棄去耳不然僕豈嚇腐鼠者即黃

冠胡難哉昨與宗臣吳國倫約平生所著述人書一
卷相授以備卒然不可柰何所得仲蔚篇什雖出妙
翰恨未悉今顒人需仲蔚平日詩亡論卷帙幸一一
寄來秋涼當手為詮次付之梓人以比於名山大川之義仲蔚毋過自抑南海梁有譽亦
五子之一而今死矣海內僅覺李守縱橫逼人僕極
兵九彼猶黃池之盟吳子我耳然舍僕恐遂下風也
當發仲蔚一唉

又

二得足下書良至猛虎吟前無作者昨見南來人寇
攸小緩然數十白手叩臺城橫殺將吏徙容歸其大
衆彼不肉我哉久計以江而南與賊共之幸彼中乏
英雄耳閶門中諸小兒塗抹倚門便自相國色卒然
問足下無知者如僕固益不見齒沛父老習見隆準
公酒態謂是風老公十日高會威加海內始相驚一
亭長作大舉止千秋事業豈易令齷齪書生賞哉孔
嘉亟為吾稱某子甲吾數從人間見其詩未也此子
風神小可耳便令侍足下十年不作雪山苦行終落
聞見宗耳前書邀足下扳家而北恐未易又足下帷
房之好不輕復當且止全集何時付我世貞冬盡當

得三輔讞獄使者十月可了徑歸卧矣濬人盧柟賦

手張左亞也足下物色之否

又

數辱損書勤篤備至題扇一章怳若偶坐清飈自流梁生遂致全帙息鞅精蘭稍就披卒愧於足下無測高深愚不佞妄謂名世語不在廣如五七言古正始之音出微入妙近體小有散緩恐一二微纇不無連城之累耳赤牘委致義慶若在當令絶倒序記如馬遠山水圖類雖極人工終垂天則敢取十八付之梓人敬俟来命足下謂僕所云高士贊欲收仲長子卿非也乃子光耳語見文中子中亦有前史載其度格足下偶忘之耶幼安龍德而隱變化莫涘高士後先此其翹楚足下意若有不足而收之者非所敢聞也幸自惟急須入集耳別紙聊杼塵思以荅来美當見揮斥

又

盛氏兄来辱損書及扇頭三絶之贈良悉来美郡非孔道遣信不易故於足下殊若沈簡精神之思托之夢寐耳老吏平亭粗所便習雖酬訊勿勿頗有隙日以薦詩書世人貴耳時便齮齕而僕受稟偏駁不耐杯棬之博山閎温之口而多中散箕坐之骨加以仲

舉犯上之性自附陳寀同日之志讒間所積遂成立
墳當事既擬肆其蠆心縱吏何緣亦側鴆眼臨發之
日尊慈蟬緩親睠汎瀾謂僕都謝筆硯逃形案牘入
齊以來罄折熟矣亦能粗語滑稽佐酒酸矣昨者上
計吏還言朝堂內外盡為煨燼虜跡所至灤流欲腥
家君僇力矢石橫拒出塞幕府上事翻被鐫削比風
甚勁南幕多鳥又聞檣李有數餘皇西則秦晉敗堞
改阡心膽尚裂東則青兗大俠亡命骨節盡痒生非
其長默與變遘意氣所發亦欲淬礪鉛丹仰希一割
之用既而唯之手趾束絡躑躅何所昔人有言吾不
能為千古笑端也外則念王石俱炎之厥內則顧巢
卵併及之變坐是竟食而三廢箸終寢而九起嗟也
靜推陰陽消長之會膿數史籍盛衰之跡往往符驗
而僕最不幸心所不喜乃復得之明興裁抑門第寒
素雜陳而僕家乃六卿二人監司守令紆朱綰青又
不下數人此一徵也幼藉尊君之庇不耕而粟不蚕
而帛出無步趨日享再肉此二徵也束髮被薦踰冠
登朝隸司寇者九載而不被一謫今又猥賜金紫矣
此三徵也心所欲語口輒能導意所欲筆手輒能副
譽不及閭里而或鼓舞遐徼此四徵也雖使足下為

僕解之何以解也不佞三月之間盖以歸計陰請於
家君再矣而未許曰汝其置余何地哉夫少也學未
成而遽倍君非所以處也且使長者親戈殳之役而
衛其子弟彷徉於鷄狗之社可爾僕敬謝無狀因復
需忍待罪東諸侯絶旦夕之請抑鬱際結而不得伸
聊取夙所著作粗加編定詩自騷賦古體以及近代
文則縣序傳洎雜著往往畧備人苦不自知薦醜百
代以期偏嗜亦良拙矣即不量未遂溝壑尤欲賦二
京志五嶽續子長不竟之編劘老氏未純之論九一
其流付之山川而所冀如此所望如彼是將却曰王



握靈蛇與僕金石要可指數衣冠之雅于鱗日揭則
吳生入室宗徐升堂伯承峻伯順甫二三君子亦當
兩廡山林之致足下掞其玄謝榛脩其短盧柟采其
林王治吹其瀾又聞吳城中有彭年黃姬水莫叔明
者可謂盛矣夫文章之士如韓非李斯班蔡孔禰潘
陸兩謝蘭摧玉折豈非造化之精惡泄人群之舉忌
擅今日僕念諸君殆不啻僕也勉旃強食自愛公
署雖囂別有篠室可以娛性足下倘許躡屐僕便脂
軏淮口却掃齊門種種之懷充未竟吐以待更發

又

春時身在人齒類間又復老親躑躅戎馬之地故作書多憹悶語足下讀之得無訝否陸生竟買舟而北附足下書及扇來甚慰空谷足下歌行宛轉流麗故非凡語特痕跡陶洗未盡去選尚隔一塵耳僕居恒謂子與如醍醐和軟豐腴靡所不入今見足下解帶留連東吳旅舘中便自有千古風流令人妬聞此舉淄青大都會也襟帶海嶽多古賢士大夫之跡足下能杖策而來乎郡厨雖索然脫粟之飯可以佐游足下無自苦人生百年里中也政復何益

又

前者辱損書及風雅之貺尔時大人方候不測之命僕與家弟塗炭衢路微聞嚴耗則方寸崩潰小測寬旨則精爽狂越無論仰和雖讀之尚未了了尋荷主上多竹宮之輦且念故劍敝篋垂假闇昧曲貸可希餘息復延驚魄稍定三復尋繹始知足下敦嬰鳴之好信疾風之勁良用歲心至於攄藻瑰麗詠言幽篤三百之後此其錚錚家大人所坐輕重行路明之至被搆本末未易一二數也奠足下知已久當自曉獨僕區區夙心於東海一書寓旻日之將逮悵尋墜

之無機歎文人之鮮永測功業之難終不幸寘蹈若
合符節令僕身當之易耳僕不憚碎首流腸曲誨之
下弟恐虎視眈眈坐以好名遺恨在獄以故削然為
脂柔憤作合匈匕鬲匾若瞶若瞽用紓旦夕耳日月
如照雷雨終解與足下夷猶耕釣固當匪遥不然夜
臺之傍豈少僕一人哉吳中唐子畏每言河清難俟
後世知有唐生足矣僕每悲其意然此君婆娑率於
著述不能逮遠僕雖不才跳梁翰墨間自謂無讓古
人間一開卷至大曆長慶輒興阮生廣武之歎足下
視僕山嵓戀朝榮者外拙詩一什章十二頗寫所緣異

暢来美豈敢濫續華貂免稱金錯足下亮之而已

又

家人来得仲蔚手書鬱鬱中更不堪讀為我釀淚耳
賴二章一破之笔勢朗超著如見米顛父子僕老
不辦事此舍弟頗好臨池便付之作津梁也長公遂
棄仲蔚致悼人琴固所不免亦頓達者念有盡之期
削無益之痛毋徒戚戚自苦為也楞嚴圓覺金剛維
摩諸經大是對證妙藥仲蔚勉之書来知走吳門哭
子相故孺子千里生匆也此君婆娑政坐官薄著書
未成嗣息中絶古語缺陌世界殆為渠云耳世貞飲

笔音管俗筆字
箸明之章之
楞音鄧

咽如昨甘泉中奏瑞日新差得從雀鼠餘息他固未敢希覲

又

昨乞足下書陶貞白傳記已揮灑矣可便付去力僕自寶褚河南哀冊後偶再閱宋景濂方希古二跋定知彼所見詹本之為摹或為贋也第恐耳觀者翻據以蜉蝣撼我又攻諸集不無異同要當以此冊文為正即識數語須足下作蝇頭楷以鐵手腕發之令人益想見河南公用筆妙處當更為大具美食也吾忽忽無暇臨池而意高好之一歲来所見獨項氏藏柳誠懸度人經住耳字極細而筋骨遒勁可愛真所謂大字歷令小者丈氏出師頌有金書御題小王壺印故宣和物但古法書家稱蕭子雲出師頌不聞有素也豈蕭書行唐人以絹素臨摹之自此本應募而一時鑒定貴臣悞指為索帖耶緣閣帖内數行小類及後出月儀帖亦章草故耳昨寢見王百穀蹟蹟歎賞舒生進士箴決以為唐文皇真蹟僕謂文皇集無進士箴其用筆誠精熟然多肉而少骨後人熟蘭亭聖教者亦辨之不必高品且文皇留羣箴賜進士而以貞觀收藏小印鈐縫甚無謂也余言出二子意惘然

不樂然聲價亦頓減矣何當寬以比抵掌年來購
集得宋四家及趙吳興凡十餘種頗精湯生裝池
時更相許亦須是下一鑒識乘千文極合作而足
下不甚篤許不以勢公容卿也

又

昨得足下書陶隱居傳哀冊跋真所謂小字有大法
當自僕評誠懸度人經語發之耳懷素筆故神駿第
好以意創造今人不熟千文或拆看多不可識此禿
師妄欲凌右軍足下大罵之似為山陰吐氣耳宋有
張參政者好作草聖每令其從子落藁至波險處問
張亦不自辨乃曰若何不早言使我忘之故亦宜爾
米元章論書云張顛俗子變亂古法懷素稍趨平淡
信爾顛史當更甚耶今世所傳顛筆劇少伯英殊愁
大令桓江州帖或云是伊書果否然足下罵懷素而
推豫章又不可解豫章自云涪州以後全入素三昧
然素結法緊豫章慢素腕力強豫章弱故自有辨也
足下又云性不喜郭林宗此語的有見要令世人聞
之僕日来眉頭得小展過此一月濁醪妙理盡矣

又

足下遂扁舟送我虎丘當復聞雪聲矣羽王合諸名

勝跡足下而不可得六是佳事筆令此會叔寂耳燕
中風塵無面可避然每至談足下與叔平輒自洒然
即諸貴人聞之亦悦然自失也初入京幾作衛洗馬
看殺疲頓不復支今稍得息肩耳而又爲文責所苦
刺促竟日無復隹興可歎可歎未審何日隱囊煎茶
捉足下耳作嗢噱也子與明卿雖似解然未可望除
目頓觀察須促其上道勿作逗遛也

又

久不奉問家人從東来頻得足下狀知杖履無恙詞
筆益健勝聊用自慰而已弟以三月登太和其瑰壯
秀拔不知於三峨如何要自弟視五嶽銀鍱象鼻斷
續雲氣中幡節何娜聽如意指揮玉京太清之游當
不過如此也所不堪意者宫觀數十百畫作一家相
羽流萬數無一人捉麈尾作玄語遊客填道誦佛號
振耳作謌希福不減長安市乞兒且以晚顯故遂不
得南宋以前人片詠隻字令人扼腕今所上一賦四
記百詠可黏置齋壁當少文卧游否年来不作賦既
成讀之謂可文考靈光鼓吹恐亦是老態護短也錢
叔寶秋涼欲過此倣王安道例作圖足下為我書諸
篇於冊僕不能令後人稱三絶庶幾托驥尾以不朽

耳所許寫圓覺維摩奇就緒否既乞休不獲未免婆
娑山城軍事稀簡罷案之後僅如一退院僧差有髮
耳人便聊此奉候不一

## 盧次楩

足下四賦恒時某几案間私怪騷辨載胥巫沅湘潤
楊馬物故岷峨改色茲長已矣何圖足下河北倉父
千秋絕也往者計出獄當抵薊門盧左而待者寧一
日哉足下竟舍我而往來邢襄間也以天之靈不我
棄也亦得遂善于鱗此子獄聳於中原僕亦崆峒於
江左后土所命忘其崔嵬切劇下上無復宇宙楚人
吳國倫淮南宗臣吳人徐中行故南海梁有譽莫逆
特起傾蹇群雄獨吾二人者相慕說輦上君子遂成
躭躭握節之日昵友耳戒出毋問訊盧生胥靡也其
於助君浮薄名不淺於乎次楩足下吾自拾人間遺
失物何預諸少年事耶按部過濬當疾飛騎載來並
組北首斗酒之後楊抗風雅身與足下旗鼓相當勉
旃自愛茲僕已抵恒陽顓命邑大夫致不腆之幣笔
札者四五人受足下所草賦及諸詩歌從郵中附來
毋見避也

又

騎而追我道傍莽蒼河梁間色也夕與茂秦長揖不作足下繾綣故知奇人難再耳下衛河飽帆張風鳴榔鴻流不旬日而抵燕大足暢懷為足下成五詩可自翫也毋輕令時人見之知當復南南殊饒山水恨乏我輩人耳勉旃自愛不多及

彭孔嘉

匆匆避兵吳城未展契分不謂蕪詞得挑足下申贈繾綣遂逾風交雖形接未數而神晤獨深拜北行一章行李增色乍入樊鞅數苦公私牽迫不得一致尺牘之問足下亦間者濶焉每念足下時憮然自失也吳子輩佻銳許揚易相蠅集李密未見秦王時態故不少足下與仲蔚獨持氣格不落彼度內良用珍賞如黃生奕奕風調過迺翁多矣別作渠遂與足下並稱寧不拍手醉桃花塢哉寇盜無已僕政坐奔走恐不長見足下幸自愛眠食外薄物至可收

黃淳甫

吳城邸中獲奉珎吐江夏之秀端自不乏行卷觸目琳琅獨足下連城耳一行入書訊諜譏駭故復不少兼世情酬酢種種輕難割斷僕竟不以有情待之對卷便自入無小坐礙足下相許否賊洶洶圍中知無

伎倆能解之巧之藝云

廢嘯歌數日變故必多流憊宰愁之思幸示教一二
僕每怪諸君子好相標稱輒從某家索盡分韻限體
組織牽就不緣性真都畧風格孔嘉跳梁亦所不免
足下後來領袖其毋作此伎倆也別紙成一章聊見
鄙懷足下領之先公文集刻成否

又

僮回啓篋則栟香襲人以一遺仲尉一自供至今鼻
端拂拂有天際真人想覿萊色真如藍田緑玉鬱之
令水液流齒牙酒腸自滌真大快也恨乏曹子桓手
筆形容之使二妙沈欝耳歲暮劇有山陰棹興未泯
門而盡又不及子猷矣

謝茂秦

別後再辱書不報豈其冗奪也以足下之未解于鱗
故既于鱗来謂杯酒郡齋釋然矣且為諸郎君解裝
焉乃某則何敢一日忘足下曳裾王門醴酒無苦茂
秦而知吳明卿乎不知其闌入五子躰虎視也余
與于鱗悲歌長安邸中更甚疇曩耳所不醳者梁生
游岱已矣而足下滯潼河二三子復漂轉南北山嶽
卒起為歡鮮嗣秦何于鱗亟言魯於游燕集有所雌
黃余亦得效一二可即封寄加訂裁為傳之江以南

無秘也按部漁陽垂當發傳聊於于鱗布其區區強飯自愛

又

鄒處士張武部来再得足下詩復從問起居曳裾自若尚平之累都畢不每念足下食指多何以詩飽世貞比治刀筆多暇即耽耽柱後惠文能挽我一觴一咏為也于鱗歸言足下騎而追送且百里綈袍戀戀猶故人哉獨不能如不佞作罷官歌相遺耳顧聖少歌行鋟鍊大非足下家也幸規之為深湛之思乎其人今何在留書足下待其来以授之鄴中諸王藻聲蔚蔚醴酒不薄足下無苦

答王貢士文禄

世貞東南之鄙人也日者先君子大故不能即從地下以為千古之人子屏自奉諱来鑿坏塞兆憂謝世路雖二三故人訊問時闕更用自安而執事獨不鄙惠之書重見推假謂為長卿子雲復出足下豈有所過聽耶僕不才束髮時氣豪腸肥妄命管鞅輕為撰著竟不闚古作者藩域而狂聲已幾碎人齒鍔間余髮今種種矣毋能為矣足下幸勿過聽也書到後公除甫畢為鄉里項領所苦已稍閒悉發之益自愉快

不謂足下知有僕謂僕知有足下也藝苑雄麗奔逸古歌行其在建安下大曆上乎文出入莊荀淮南諸家其猶頫視唐宋乎稗官家言談名理其表裏伊洛乎談經濟陸賈班嗣之流乎以足下才若此柰何不令擁簪筆承明石渠之間抗論國是不則亦駕雙熊外而猶齲齲旅進退於公卿五鷁用口舌立功萬里者足下又欲輯車之門噫世必有任其責者足下何怪是下乙欲輯明諸先生文藪為一代言甚盛心也至謂僕為叙則非僕所敢任僕嘗私有所評其畧國初諸公承元習一變也其才雄其學博其失冗而易東里再變之稍有則矣旨則淺質則薄獻吉三變之復古矣其流弊蹈而使人厭勉之諸公四變而六朝其情辭麗矣其失靡而浮溪晉江諸公又變之為歐曾近實矣其失衍而畢故國初之業潛溪為冠鳥傷稱輔臺閣之體東里闢源長沙導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造玄理學之逃新建造基晉江畦陵藻梲六朝之華昌穀示委勉之汎瀾如是而已於乎假足下即不薄此言而姑留之聞者得無掩耳而走乎業與足下數百里隔能命一舟見訪彼此揚抗必有當者又鄙作凡六十卷談藝四卷記朝事兩種種各廿卷爾時盡出之以

佐足下舞劍之樂足下為何如

又

每辱足下一賜書輒浮白叫舞至醉僕崎嶔歷落與世長乖已矣不快足下知僕快世有足下也今世不能識一丁人始習雅步談性命文士業操觚翰者又不能通概時務乃足下獨不然足下髮種種矣而心甚長僕又安敢自足老死酒食間也劉生間則談足下高態輒令人欲誦左太冲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語勉旃非久當面亦欲足下一知孔北海耳蒙示大學古本僕尚未得其說無以復也此書謂自紫陽後始完不知自紫陽後方始聚訟耳僕以為不若求之心可也談藝六卷頗匹之鷄肋幸教而正之

與沈嘉則書

歲杪承枉吊以足下歸思迫不能留乃聞躑躅朱顧間意甚望之張大司馬使所得手書累牘惓惓之屬似猶不遐遺我也七月內于鱗兒駒以其父全集来手為校讎畢入梓矣吳高州近一入故事想不至淪落子與作夜郎王意謂勝執虎子何肯枝劾也足下想誤聞耳不佞入春善病筑然之軀幾復從于鱗後改火行乃矯健闔門坐苦於藏經閣作老蠹魚三食

神仙字矣足下調我米汁之好緣欲扶衰時或有之
小祇園一丘一島數椽屋百本木芙蓉水竹日勝
當足下所欲聞也露臺如命或七言律一其次聯或
可置楣表於足下湖山實境稍切耳

又

足下云水中摸瘞鶴銘可讀者大是奇事此正是豫
章鼻祖足下戈法想為一進矣足下又盛稱傾橐獲
楊州瓊花記石頭城中一催粧詩貴於三斛珠今何
至傾橐耶此花終為人鳥宮取去朱邦憲囈語至於
玉帝所薦足下作代人不允大可畏也邦憲遂爾長
逝覺吳淞以東無復人風雅俠烈事事在目真慨痛
深陸與繩以此君事見脅斷酒不佞謂邦憲賴酒不
作四十九年虛生耳九月與子念輩汎太湖登洞庭
幽探壯覽覺此身如出天地外歸從鄉里應酬杯酒
作劇覓語奇凡中半耳記一首詩三十餘首方付梓
完日呈覽也足下為玉叔紹俾叙其文玉叔文故峻
潔餽奇思僕何能為役足下計之覆瓿可也長淮限
人恐無有能物色足下者不虞桂玉哉幸自思之對
客不一不一

寄沈茂才書

不佞獲從嘉則遊間則詩小阮不置也且曰令此子抱鉛槧而從二三大夫驅於中原者必不後矣不佞因已私識之而會嘉則從足下所來辱賜書讀之即無論其文辭瑰麗乃寄嚮傾注翔翔爺墨間矣豈嘉則亦遂先僕於足下耶不佞負大慚天地間萬事兎解已久為豪傑士大夫所棄雖然不佞亦不頗其更攸也伏蚋沸涸為氣機見迫不得已而有聲豈以自愉快哉嘉則既已誤聽而足下復艷傳之將使不佞愧而走耳獨來教有垂訪意春時倘遂鼓枻為十日飲僕久奪賢叔氏高陽印章當解以佩足下歲晏海邑零雨牢騷臨書昌不勝懷悵

## 與殷無美書

近於月下登天池山出小語叩者宿已昌雨聽泉聲還訪袁儀部偕二三名勝徜徉虎丘張氏園時有少年佐酒紀轍念少足下一人耳然聞足下於南翔社會中作風流魁其樂充甚當不復念我衰生更自夷然孔嘉稍健能劇飲喜以報足下莫公遠持一畫扵詩於轅門欲藉此為南遊計其人足下所素悉且貧甚幸少有以慰藉之足下得無咲僕復作徐汝寧乎

## 又

僕昨者欲從足下得諸公志銘或表狀之類以孟僕所有琬琰録者耳不意乃以録草来得窺賢者著作之盛然用是竊有助於足下也計足下不甚筆削其原稿出何人手不雅馴乃尔以僕所知吳文端乃以宗伯學士理誥勅耳後出為禮部又出為南吏部而列之大學士王虚齋先生以南兵侍歸而列之都御史周公詔太常卿耳贈官得侍郎先君右都御史而俱列之侍郎朱恭靖公南吏部而去南字何也僕於國朝謚法姓名俱有之今徐公源無謚而稱忠惠徐公縉謚文敏而曰文端何也其它尚未可指數又僕所知者崑山周公鳳鳴即康僖子為大理寺丞方直有風猷以公事歸數十薦不起方公鵬以庶子為太常卿乞歸文學行誼卓犖有聲弟御史鳳亦數言事而俱不及何也其次則二陳祭酒一名霽一名褒者雖四品然太學師又館閣舊臣也張石川褒為通政參議通脫有山澤間聲其父知州公充高曠有致家兄提學世芳出處大節皦然俱不應寂寂也陽湖先生雖賢然其人尚在而遽為之傳則今嚴殿學劉兵侍諸公俱當傳也足下幸再詳之且請以告張公吳中稱文獻甲天下毋令為少年所窺不一

易林五五曲漬含潤為德行不失理民受恩福



答王百谷書

近從伯龍所日足下諸篇意竊艷慕之不揣以離賚園為漬遂荷不鄙金聲鏗然使我松桂生色雲霞更態輒手一繙妍叩玄亭見阻閽者邑邑東返還就伯龍間知足下善病狀且云於吳子多所避當應門不察汎以遊客待耳方在傾渴忽走一介以累牘見慰惊托斐然至於射洪之卷遂奪正始蓺山之篋闌入堂室一時得之便是貧里寶珠良恐仰負暗投至意僕自束髮知弄觚翰已厭射時調二三友朋左提右挈並驅中原旋遘家難伏草土公除以來忽忽無賴牧豎野叟皆得操不律汚薄蹏相狎雖有酬和雅非素懷遠愧夏侯刑餘之郤退懲正平尸塚之慟隋寶和璧付之人人掌無私拊脣不暇返何圖淳父之外復有足下才出一語便足連城將結金蘭附言蘿柏乃聞垂有京輦之游雄飛雌伏接翼無期勿愆浚恒敢布私臆大抵北士沈雄興寄多乏南客穠宛氣骨少柔損益之間是在足下僕且老矣側聆大品懸之清廟而已

又

昨小僕北行時謂足下已發矣乃聞朱門有好絃者

方自恨失之而足下書至肝膈累紙及啟所為先君子誄辭奏之松栢間悲風颯然如和偉元之慟俟足下歸當百拜以謝也承示倦游之思及所得半偈齋中物大士想亦為動色矣何況僕乎元老宰公書来相勸駕不免令舍弟一出荅其意如僕半殘之軀留置丘壑間異日可以見先人地下耳別示云云足下誠愛我然所謂刺刺者似未解人意僕不出乃可忌耳魔波旬急佛涅盤粗似得之且足下方壯僕安能偃然耶此語可發一唉莫勿令人聞也

又

念昨過足下與足下見過舟中雖兩接杯酒奉談笑然忽忽多醉夢中語武林山水如畫茗雪間尤自清遠恨以高車大艑辱之且不欲數數動人姑一再領略且與私約異日作一芒鞋竹杖緣耳足下更不忘我遠使手書勤勤慰存軟語清譚宛然如覩眉宇快然快然白司馬佐江州時年四十四有詩云老婦低眉事舅姑蘇長公守湖州亦正得四十四僕今其年矣顛毛種種豈復堪此躑躅足下幸以尊鑪時候我可也金令佳士敬如誨不一

文部

書牘三十五首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吳子充

辱寄塞上雜詩大有奇致可諷也然僕竊恨其少吳山人遊京師名動京師一旦束裝去走北嶽度居庸上谷雲中見蘇司馬許中丞諸公倒屣而迎山人賓上坐甚奇也厲戎警多調集材官車騎征鼓連道戈甲辱札謂山人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投筆而策萬里



字一誤誦之

辱擊也札比之如齒相比之

勛不則亦采雄勝之覽成鐃歌張大　皇度山人何
寥寥也豈謂僕不足教猶有秘耶度茲時已抵家洞
庭始波水葉微脫桂醑椒蟹從一二鄉老先生談子
長之壯遊口津津聳聽助奇恨坐間無僕一傾聽耳
謝茂秦集完將發吾與李君挽之或可更得旬日也

## 王舜華

再得足下書見念良至諸篇秀發故多致語右轄王
公時相與讚嘆舒金肩玉文章之彥無如足下者往
時杯酒豪逸奇氣口不相異攻瑕傾堅各出其短二
三友人濶步膺視彬彬一時僕之不才寅緣罪人以
事見望淺中之輩便謂奇貨可居媒孽百出頓盡一
網雖伏跡海岱邈名刀筆亦復胡顏與衣冠之士揖
遜哉時以牽慷家庭舉武藩谷生平之志抑鬱未宣
故且併日鉛槧濡首經籍躑躅仕隱之間以待不常
即使增忌人之口頰損客戚之懽心亦所不顧耳承
足下書欲再往燕中僕深所未解今薦紳先生搖手
而譁文章百運屯夷此道為甚足下才氣磊塊豈能
伏調與時抑揚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哉尚書尺寸
地不容一衲昌可嘅也悠悠之談至云此子移色於
我可謂槍榆之測黃鵠腐鼠之譏鵷鶵非唯不識僕

且不識徜昌矣邇来諸家少所涉獵獨不得足下全
集以此怏怏千萬毋吝

又

別後數辱足下損書及詩見誨良至曾因便風布其
區區將無洪喬浮沈之慮否仲蔚書来云足下必欲
壯游得非曩者陵陽之璞未遭楚法耶長安貴人齮
齕我輩詩書之禁等於刼殺足下蛾眉便娟何以藏
人睚眦間哉青齊風物亦不甚惡足下如杖策而来
脫粟對飯揚搉風雅粗畢舊懷然後奉一欵段使爰
奴御而太嶽之顛登天門觀日出亦大奇也足下果
有意乎急欲須全集一覽幸即寄示

又

盛氏来稱有足下書及詩數卷問之則羽化矣云渡
沂濕之水出而暴諸沂逆旅主人亡携也則移文逋
旅主人甚峻不得吾不知盛氏之為殷洪喬若是恨
恨久之昨舍弟始貽書来具足下事良悉而亡何足
下書亦至乃知近躡履天門日觀問太山去僕所宅
治邑不數十里不足以辱玉趾故不佞失戒候人也
長歌縱横遂不減徂徠旁雲氣仲蔚云足下多伏兵
猝發潰圍百戰無堅獨不能當青州節制師耳不佞

菩提日覺達多多无熟之阿鼻無間之



殊愧負其指足下屈為尚書邸中客不佞即上一日
聽誦子虛無生不同時歎乎尚書落落大度雅能為
上言足下令召見公車門殊不苦毫腐也僕始待罪
而東也日惴惴焉寢食於三尋大矛間今幸一切聽
理刀筆之暇時吐其思當與勝會海岱讓色然益秘
愛之李于鱗罷官時過從間一出示終以施名山大
川耳足下又云有詩話在舍弟處故應佳謝茂秦摽
掠旁小有衆一旅何能軍也可姑置之聞已攜文君
而北伏臘受賜毋苦桂玉青州錐忝為東諸侯室如
懸罄且倦游歸矣為家君躑躅邊鄙不敢他請須借
人了之足下抱宏挾奇既通多惧能不自揜與時浮
沉仕其抑揚別詩一章以希鼓掌餘奉少許可付酒
家

答包參軍

楊都督信來忽得手書及新詩畫扇悲感頓集十年
握手恍如夢寐中事矣足下既倦游東卧海上不減
柴桑翰墨游戲足以送日僕自奉諱來人理都盡差
具頭面耳唯結習未忘間一詣此境如菩提遠多在
阿鼻中作四禪天想豈吾常有耶都督緩帶之餘時
開東閣二君子席右授簡甚善甚善野人戀土安能

蛎音賴蚌屬附石而生蛨音酌本草狀如海蛤而厚外有文蚌屬

曠空虛大之貌

糞音泥周礼朝事之豆实麋糜鹿屬



東也衆軍集足嗣明遠惡作輒上不免唐突貴主孀大不如閩唯酒蚌風味絶勝耳損惠一兩為佳

答顧季狂

歲暮曠處有懷伊人忽楊開府信来接足下一希殊慰知杖笠近入越矣越去鄉不十舍許長卿得無倦游乎開府曠朗大度不減武寧王侍中殊堪足下嘯咏所示謝茂秦固無恙然猶栖遲鄴下不已胥靡行及矣僕自奉諱後形神蕭颯志意衰惰每思舊游悅若夙世偶有小小篇什徘徊自咲如栖蟬伏蚓縱聲振月露安能離身槁壤之外耶

又

頃游客得足下所為蟾談讀之如食勺藥快美甚已又得足下所刻諸體詩則三鼈七俎馨旨留竅咽間矣毋論足下步趨青蓮即已脫吳體便自朗朗超著所頓足下更深惟之而已世貞比好酒如昨而更懶甚拮据刀筆讀書不能至乙夜思枕矣獨喜時時為詩輒有奇語不知從何所来也足下能東乎當治一室稷下之里相待也有子鱗高枕可訪耳

陸象孫

秋時自海上歸中表来謁者持足下書知復作吏部

選人適坐刀筆冗匆匆不盡所欲報久之從郵中得嘉善除目甚善以足下名屈教授諸生非所待也雖然嘉善乃去家不二百里蒸米菱芡鰕菜醬酒之饒足以佐著述無苦即不佞所聞於先朝如胡仲伸聶大年桑民懌王應龍五六君子咸號博雅工文辭然其人材固不能高足下足下春容寂寥縱力所施摽赤幟廣文宮中不亦大快耶青州使君日啖麥麵飣餖箕踞着雲門積雪致不減野人也恨無可與語者未免掀簏箱中陳故人耳聞文氏子亦於嘉湖間作官審耳得足下相游從也呵凍附此不悉琇重千萬

摽揭舉而竪心

宇飣音訂餖音豆



張幼于

向者僕避兵吳中雅已傳足下矣而多長者之游竊相聞足下未遂見也然行卷內則再覩鳳毛矣始僕守尚書郎殊久不自量思有所論著成一家言即刀筆半之弗果不佞身今把三尋鐵矛人也足下何過聽而辱之言足下詩故饒才情輕俊流易覽之韓如也渥洼之蹄寧但千里而已哉竟足下就騁於茂苑武丘之墟乃多矣無所事僕矣

又

昨迫家大人命南還告先壠因治畝畝之羨為桂玉

訃過吳門得與足下相聞也亡何而有燕中之耗且扶服北上矣業以置犬馬之食于夜臺傍不謂尚在人世復與足下相聞也自中禍來即無論名姓見厭人齒頰間亦自厭之矣而獨是下惓惓然慰問而且遺之歌詩也跫然而來也其為空谷之足音耶夫士居平慷慨杯酒間自謂不後人卒而蠅集已卒而獸散此何何勝數哉僕不為詩久矣則豈唯方寸犢犢于垣之耳荊棘生焉為足下不自持聊倚一章如念之當秘之也足下才甚高語甚秀調甚雅僕復有獻者深泥之思而已又七言起韻多傍出傍出宋人伎倆無是也

又

承損餉洮璅孝宗英主益公賢相故不忝魏文貞劣也色若古鼎潤若璧叩之泠然中清商故端歙辟易矣酬物誠微歉知足下不為意者念此研之去来俱不辱也倘許賜和尤是詞林一段佳話然比是一片緑玉淳熙主人不合稱璅璅紅玉也所示皇甫司勳云云彼偷兒者亦非劉义觀耶阮將軍何宜有此不得不付釋門怨親障也

史臣紀

整厘福也賈誼傳受釐宣室

沁音秘水俠流

歲杪南歸邂逅足下吳門卒卒不及有述而無何中非常之耗則扶服北矣不自意大馬之息復得在人間與足下相問矣足下書所以開慰不省良切夫以今日嗟跌至欲求未定之天為萬一之報此固無日僕之一身粗善決裂今者所坐政復跋胡尾回腸牽膂如復何言唯　主上多耳泉之釐差用徼福於衆耳新篇奕奕清令足下樂餞沁流驅使風物與三吳諸君子下上故不落寞也如僕步武湖海而滯樊籠乃可憫耳走筆一絶仰酧来雅秋風漸深勉旃自愛

寄友人

握手作別忽忽半歲每念金玉間者濶焉故鄉親舊如昨否歲得無惡有司得無作劇否王蘭海棠花下高歌不恨少一人耶僕在此粗足遣司事極與懶便近偶語吳峻伯云吾譬如面上眉雖少用處自不可無也附去一笑

方生

足下多游臨濟間臨濟賈客藪也或多隱淪獨行托跡逃者及大奇俠客亦物色之不令姪三十年名家猶令淮陰少年鬬力惜哉

答陸汝陳

昨盛兄来齎致足下手教及諸詩殊多鏗鏗之致家
伯父高年病後賴足下清談忻以送日聞欲壯游燕
中羽書旁午桂玉未易且諸貴囑嘱以文章為疫恐
足下致狐白於炎洲裘酪奴於倉父雖極清琮不與
好會僕切慮之向者偶以著述相勉陸師粗及歸生
非欲雌黄令皙有所正也足下不察以為僕見歸
文不多輒便誣詆使僕卻後生輕薄之愧吳中闤闠
詩書人人大將豈令阿蒙得置一喙然於私心少所
降服足下既以故之不宜默矣震澤以前存而弗論
足下遠不見楊儀部祝京兆徐迪功近不見黄勉之
王寅吉袁永之皇甫伯仲耶不亦咸彬彬有聲哉然
或曼衍而綿力或迫詰而艱思或清微而類促或鋪
綴而無經或蹈襲而鮮致或率意而乏情或閑麗而
近弱所見唯有陸浚明差強人耳陸之叙事頗亦典
則往往未極而盡當是才短歸生筆力小竟勝之而
規格旁離操縱唯意單辭甚工邉幅不足每得其文
讀之未竟輒解隨解輒竭若欲含至法於辭中吐餘
勁于言外雖復累車殆難其選僕不恨足下稱歸文
恨足下不見李于鱗生平胸中無唐以後
書停滀古始無往不造至於叙致宛轉窮極苦心然

僕猶以為顧陸張王之肖物神色態度了無小憾比之化工尚隔一塵海內故自有人足下未悉耳昔有問王北中郎謝僕射優劣桓公臨欲荅復停曰卿好傳人語不能復語卿僕偶然之談足下得無示人乎

又

遠荷牋教叙致寒暄兼及箴切別帋所示鏗然之音卧讀就起塵思披濯向聞足下頗料田園日涉成趣高枕短屐謂是平生寄懷載諷投筆之章嗣覽累籠之語始悟英氣幡然尚在眉間如近日孫太初輩非忘世者也僕受委凡陋筋力散懶待罪以來頗少高



足之念雖未謝絃豎同芰荷暇抽往哲遺言粗若窺見下筆忽遠亦漸自厭之矣足下戒僕抑滿示虛又廣僕以何李張陸之業斯誠愛我竊慮未悉也憶曩弱冠之歲狂氣漫溢醉後白眼見憎禮法足下所覩私亦壯其襟吐世變觸目日更消阻再並士質中實枵然未滿何抑固虛奚示北地信陽素所膾炙有志未及至於張陸乃是鄉之鉅望著書館閣鳴國家之盛際僕寒蟬饑蠖吸露伏穡候至而聲何敢擬也仲蔚清令素欽鄙懷茲詞翰兩絕始信嗽玉銜珠尚多待賈孔彩汗血無假窮荒如足下與之皆翩翩錚

錚后出之彥時乏林宗子將之藻遂爾淪落幸致聲自愛

又

承手翰遠存陸沉兵戈不忘故人若此新詩數章風
颯亡論裁格直是致中語故不易拈賊益深矣足下
山田恒瘠且與人共之曷不舍去束劍而游京師耶
吾與李鉅鹿並驅中原左師舍之未定軟血所先東
吳菰蘆中乃復有仲蔚吾韓彭也此子固小窘遣幅
玄致奧語間奪烟霞景色足下時相與下上甚善陸
翥孫大愍生日事揮麈要供宗吳撫掌之資耳歐子





不遂奄逝固當小勝之世貞往者為傳其遺稿聊以
識汗血今奉去足下就覽也羽檄洶洶南北莽然都
無復乾土行雲鸞衛授書自失別搆韻言不奇足下
亮之

荅陸鳴羽秀才

坐梅花下吹鐵笛汝陳狂叫舉白足下湛如也私怪
風骨整整不謂季野乃爾累唏披豁懇懇之懷又語
奇倒宋人尺牘三詩見贈投款深矣惜僕陋不足當
之耳亡論他郡吾吳中伯虎盈死桃花塢穫吉竟太
學生近日長汝相公憐歸生稱百倍老子當文柄

求之不得俞仲蔚博士家言不成去學耕象孫垂白需次耳僕每悵悵歎其必逢形穢微職視為贅疣何圖眼底復見足下也鵬搏九萬非六月息不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足下幸勉旃僕所弛之性受束登朝驅握刀筆一行作吏長亂素懷且　主上自管三尺他日守職無狀未卜稅駕仰羨足下意政如足下也別綴非曰成語聊荅来美陸君遺作未集剞劂足下附以所藏殊堪不廢雖乏穆馭之効覩其汗血耳許誄章允見終始交誼謹俟增入俗冗據案草復不既所含容面悉

## 與楊雁尾

吾與尊君肝膈相委燕市赴義為老親徬徨不得游從地下蘭若須眉一再見夢生氣凜然行部郡城欲取道過吊世網洶洶捉鼻忍息慚愧人世豈唯山陽聞笛之感西州叩門之慟二子宜勉思令德砥礪誼行而翁藴藴含志長逝待後人發之嫂抱影煢獨以日為歲棄而翁就二子勉旃自愛薄俸廿金可財十一烹雙雞絮酒以酹餘治嫂菜糜吾不敢煩郡縣不能多耳

## 與龔孟懋

公非于鱗集中所謂襲克懋者耶則不佞之獲神交久矣公以尊夫人之戚来告且請誌而書則語語于鱗也不佞安敢辭所介于陸生者竟未至也即無陸生不佞安敢辭来幣却附使完璧併文上乞收入于鱗已矣稱為其友者不佞庶幾一見焉未果何日臨楮使人歎慨深

與海塩楊子書

劉子至得公所惠書讀之良愧来意之摩僕自来髮時操觚為辭章雅已好先秦西京言然非能有所得也中更苦戎馬案牘間之内外奔走卒卒無須臾暇罷官後天假逸豫差可從事筆墨會有大創胸臆間盧扁所不能攻念此生無痊理不過付濁醪支吾旦暮耳以故即有言不重為海内豪傑所盖然亦不頗其盖之也公獨何見而謬許僕豈公有西伯囿令之嗜然至謂僕勝濟南李生則非所敢任也李於文無一字不出經典極得古人聯屬裁剪法詩五七言近體神俊高爽合處不減青蓮意公未盡見之見當褰袖濡首矣劉子時時言公雅度高操即不佞亦於書辭窺一斑兩班公豈遂囿蝸屋者哉開歲有事責邑或能於玄亭一傾倒茲附言問私鄧寒不悉統唯照

亮

與魏允中

僕雖以遷歸乞休沐假浮流里社酒人中心甚苦之忽得足下手書及二律六絕句令人灑然自遠詩篇托寄清逸時時感慨書語宏放瑰抜悲憤用壯讀之再三愈增國士之重葉公好龍畏其真者世眼舀舀併以廢之足下之不遇知固其所也然至獵賓鶩歌鹿鳴射策金馬翱翔紫庭得少刀圭藥便足翰生無俟八公輩道引也足下過期僕鼎鉉之業僕已決意杜門從天公乞殘日作蠹魚萬卷中於願畢矣太行

又

得手書及扇頭二詩感慰磊砢令人目爽醉歌之遂髮立矣家弟又亟言足下木可一日千里也且謂今脫頴少年目不知典籍其稍慕為古文者則又離時業遠獨足下並秀於骨而饒於藻即皮相者亦終不能再舍也然則足下竟何負吾亦何負吾哉驚人之鳴第少遲歲月耳小兒風氣日上差散人懷擬掃燕中邸旦夕造請覲師資之益僕謂足下亦宜借此一



雖險盜車誠重了不相涉足下勿恠其癖也春日漸永毋令隙塵勉旃勉旃

拓音忙行開之

顯音壁作力負

拓耳目少商竹素之業可也已作書毛使君令兵傳矣外不腆書幣將敬肩頭一詩聊見區區不悉

答李駒

走兩价裹一月糧匍匐數千里而来致生芻之奠於我太夫人也盖猶子之誼藹然矣敬筵得書以墓碑若僔為托不佞逐任碑辭令仲蔚公瑕輩書之勒一石負顯佳城中百世而後何論陳太丘郭有道哉所云私謚鄙意亦爾以自有此法来唯此君當尔所謚自文外為貞若介若憲者與交知輩更商之當令舍弟草一議也全集俱檢領每一讀之淚輒涔涔下不止千載風流盡矣秤法依獻吉集行款大小得二十四卷刻手頗精須新歲二三月可辦也詩種種有妙趣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文或得一二篇可刪者及尺牘當十留六七耳見吾姪浮票中議擬數條甚當于鱗有子不死矣贊艸却上并餉家機二端新刻尺牘清裁内有尊君一卷可收藏也秋氣漸深強粥自持臨帋哽塞不盡

又

于侍御處得手書知近況為慰所喻尊公集如錦帶賦嘗鳥一斎亦足稱味且元亮閒情侶無損其高致

也唯尺牘有應刪削者無妨割愛耳聞子與刻之閩中亦小有裁訂幸少徐之何如措紳先生於尊公詩無異辭文則如葵丘盟不無一二心背者而猥以代興推我雖然誰復能與相文爭盛哉僕忽忽焉曹乃有鄖襄之役禄秩日優愧此初服與念逝者寧無潸冲河山之歎過安德當走一介相聞先此附報不一

## 荅于生

得書累帋知以于鱗故惓惓不佞也益令人悲咤托寄九京矣新詩抵掌悦見孫叔甚矣有若之似也稍更熟之令筋髓神氣傳合則于鱗果不死矣十月內可成此君墓碑来歲三月梓集完足下果有意乎挾布帽扁舟而来訪我當令足下盡見我武庫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後死者蓋有待焉足下強進饘粥自愛

## 荅程子虛書

不佞於世無所比數且在苶然中而足下遠来過從以文事相命大出其奩橐裝為贄足下豈敢名者要必有當心之嗜耳方欲留足下旬日小祇園而屬舍弟憂採薪不能具主禮以是還客轄去至今恨之文且脫稿而使者至遂附上足下書謂不佞與于鱗並出

嗣何李後也已又謂與汪伯玉鼎足而三矣于鱗建安伯玉西京是二君子者各操其強悉甲臨我篡尔滕國介於齊楚之間悉索敝賦猶惧不共而曰狎主齊盟誰則信之適李駒致于鱗全集至轉自不可階耳方謀欲梓行足下如有意乎不朽于其間為數卷劫何如銅章二甚佳遂足佩也墨亦是奚滈之亞小間當作一詩相酬五言律清新雅逸大是當家足下云有家戚速歸里後會未即以為怊悵耳

答吳瑞穀

得足下書累千言大要以僕與于鱗伯玉鼎立而三乃江東嘉瓜其二又子與明卿輩為之左提右挈以睨中原而中原獨于鱗為不競唯是一二詞家之論亦有之僕殊愧汗不敢當也始僕為有韻之言頗才不能高于鱗而辱于鱗收之鴈行已與伯玉互見其文章伯玉精司馬班左氏僕不能如其潔而伯玉又辱收而頡頏之大約僕於詩大曆而後者闌入十之一文雜貞元者二十之一六朝者百之一頗所以不敢遽大遜兩君子者竊自謂於意無所不達於境無所不究不至作躡嚅喉咽間次且半途耳雖然中原得于鱗自足以豪何能多寡也足下所致刻集僕驟讀

之以為古人耶古人僕鮮所不見以為今人今人不宜有也足下盡削去鉛澤藻飾而出其骨體天質以角世之浮靡者即不能得一二少年名聲吾知其後必傳矣勉旃自愛于鱗云吳下閭閻詩書超乘而出是為難耳此語極有致即家握靈蛇人抱崑山交賈聲價以馳四方其果當於足下心者誰耶足下書詞所謂陳子何許人未見其文有便幸一録示當暑服散作報不一一

## 荅汪惟一

得足下所遺數詩颯颯乎有致也乃一書見為之念

薦矣菲薄何以當之僕已為于鱗成全集世薦紳大夫猶不能無疑其文則薦紳大夫未盡讀古書過也于鱗每稱屬文言屬者取古辭比今事而聯屬之耳謂其臆創詰曲不解之語則非也足下梓明詩刪見委序不獲已以數言塞白狀若不甚為于鱗左袒者有說于鱗雖抱高世識而不能無偏好其去取甚刻而自負曰刪則甚重世有不得于實者必借而攻其名吾所以預為之地也以意而輕退古之作者則有之以意而輕進古之作者則無是代益之可也雖然亦實語也是下識之自是天下不甚攻詩刪矣吳瑞

穀者不識其姓名與何狀乃亦能文頗健而實所少者致耳寄聲勉之青蘿館集完亦望損數本于鱗集却附上不一一

簡僧虛白

夜來聽法師語覺四大為爽苦海中不蒙此甘露洒文矣但此一了後便應萬念俱了晨起凝凝如故豈所謂阿閦國一見不再見耶談伴松東林二上人去處極令人邑邑我輩於何處覓津梁唯師自愛今去白金伍兩綿布四十六端助梓華嚴會論外布四端少將薄供乞鑒入明欲遣一僕往起龍併煩師共行



也其詳容告

東明竺僧得疾日憂之

和尚起居少安稱惡藥食多苦多惱作麼生如是我聞藥王大士只治有智人病不治無智人病何以故有智人一了百了無智人百了不了故又聞藥王大士只治無智人病何以故無智人淪沒慾海由慾生愛由愛生着由着生病急切難離是以見了而發慾心有智人何不速便解脫了取無生白酒鬼境故和尚三載牛山六時經行總為甚麼來今日與和尚約三日愈三日不愈時一把火燒却和

錯鉏之又孳之
碔砆混磨石之

尚四大分散後着誰受病恁時即不罵王元美短行
須自認取往東家作牛作馬

答周俎

僕於詩質本不近而意甚篤好之然聊以自愉快而
已不謂海内之士強取而配于鱗乃至於取僕與于
鱗而配弘正間之作者又能取僕之所不合者而見
誨使之稍降而改趨如足下誠僕益友也敢忘十朋
之賜雖然籃田之璧一琢而成寶不足以見工技也
它餘璞饒表而鮮裡糾錯勁碔多出其鋒以難琢者
乃足以見工技也僕詩固不敢當璞其糾錯勁碔頗

庇治之又具之

程者權衡丈尺
又量之

似之乃有請於琢者也始僕嘗病前輩之稱名家者
命意措語往往不甚懸殊大較巧於用寡而拙於用
衆故稍反之使庇材博旨曲盡變風變雅之致如是
而已至於山川土俗出不必異而成不必同務當于
有物有則之一語而會昨者菹醢行戍燕趙其地莽
蒼磊塊故於辭慷慨多節而凌厲尋轉治武林吳興
間其所遇清嘉而麗柔故其辭婉而務當於致足下
見僕魏詩而病之或見僕吳篇而合也雖然僕所不
自得者或求工於字而少下其篇未能盡程古如于鱗耳至於僻語奧意如足

下所云幸趙而示我當一一明之僕固不敢創見而為字創法而為句也僕所以紛紜其辭者非敢自賢而希勝足下將欲畢足下之意而見技於我也毋金玉爾音而追琢我是望出處之際僕既已染指豈敢借譽岩石為老毋近病視湯藥耳稍有瘳即出矣承念感感薄儀俯緘乞照入

## 與子培

不孝孤不能終事老毋以為茲酷罰也歲行暮矣草土中摧裂小定念高郵奉手劄三祖寒暑是時足下拳拳以賢兄子相誌銘見托即子與亦從吏之而未敢許也以有于鱗在也痛哉于鱗復長逝矣後死者敢辭其責足下如有意可以狀来今走一价候老伯并布區區於足下不宣

## 答楊生

昨春聞尊公之訃草草酒絮千里不能成一辭以為罪蓋有待也尊公嗜義若渴赴人之急慷慨然諾有朱家季次之風指畫兵事頎盱風生直欲掃祁連山一斤石而竟已矣壽不能過人仕不復滿頤可為大息流澣戊辰之秋再書懇我作一傳以表其生平冀及身見之僕業已心許欲少得覆歷歲月未及報而

病矣執事哀少緩稍詮次以來或傳或誌僕當任之以慰尊公於地下聞執事已入隸金吾策勛樹名此其日矣勉旃自愛得書知沈子已抵京為我道意楊應尾想當應選矣

## 張見父

嚮者足下偕長公枉駕時足下雖嘿嘿不竟吐而長公已微言欲致束脩之敬漫不曉何謂既足下行而典謁以刺見則稱門生矣即欲追刺返足下不果既而使者以書至亹亹數百言過自折節下比於顏涿聚高縣子石索盧參之流而欲通於僕門墻之籍



足下不自滿假至意第僕少陋蹴科名不能久事經術以從博士遊畏鄒孟好為之譏而避河汾抗顏之愧即小有結撰亦以自絕削而已居恒自謂不能吐玄一語亦不須侯芭一人以故二三友生有脩贄而自通者立卻之不應晚乃更受足下殊禮也且與足下交久矣即謂僕一日長有正平尔汝故事可按也無已置僕於三之下五之上乎異日折簡見命揚榷不敢不盡其愚也七言二律宏壯有致卒卒僅以一章相報毋訝其少匪羅同於贈縞并祈麾納

文部

雜文跋三十八首

王山人西湖詩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錢塘田叔禾志西湖游覽即野畯紅女吐一語小焉者必録焉王君此詩惜後出二十年遂不獲采然散施湖山中光色無恙異時又焉知無叔禾者出於才情雅致條添一段佳話耶余有幽憂之疾故不能東游時時取叔禾志列山房中晚又得君詩于少文卧

游計足矣

甲申十同年會圖

甲申十同年會圖作于弘治辛亥距今六十有七載矣太師李文正公為之序而太保閔莊懿諸公次焉余所見兩本其一在益都故尚書陳公清所其一則莊懿諸孫一崖一琴持以見示者也明興人才之盛獨稱孝廟時而孝廟諸大臣又獨稱甲申成進士者中間如劉忠宣戴恭簡李文正謝文肅王襄敏及莊懿公皆數歷中外位承弼著篤棐聲其他類亦薦潔好脩之士僅一焦泌陽鶩耳以香山洛社之耆俊不在野而在朝固可以仰窺一時景物光彩為人所豔羨而不可得者僅此圖在覽之寧無興愾耶然是九君子之賢屋足以奉弘治之泰而一焦泌陽成正德之否而有餘小人之效速于君子若此則又可懷然而思警也甲申之名公鄉而物故者則倪文毅岳在南者則張簡肅敷華因附志之

題江夏公卷後

江夏公射策舉高第為弘治庚戌讀策大臣用故事相唱酬成卷而江夏公手書之藏於家卷中若三原

王端毅鈞陽馬端肅璦山丘文莊旺江何文肅陽曲周文端猗氏耿文恪長沙李文正錢塘倪文毅四明屠襄惠皆彬彬鉅公長者蓋　憲孝之際太璞未完其精欵往往脩本而略於飾江夏公孫淳父出示余三復之恍然若絳侯張相如對語時狀令人想見文景之盛有餘慨焉卷首畫為杜堇古狂筆今亦不可復得矣淳父其善有之

## 題葉秀才為方氏復姓記後

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義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殁二十餘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絶之裔而為之記者蓋先生在圍城時則以其幼子托上海余氏友若伍晉之托王孫於鮑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為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君剌得其[illegible]業欲為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其書與記甚詳嗚呼先生方駕格澤驂故主而賓于帝所其正氣沛鬱宇宙間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耿然若以為不沒即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為先生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挾不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外之日者亦

可想也葉君名琰為先生纂述遺事又能推其別居
為文信公祠令得及事先生庶幾哉趙朔李固之客
即千古奚讓焉

梵隆羅漢

咄汝十六大阿羅漢化身三千大千有無功成行圓
却入隆師指間謂汝是阿羅漢法在何處謂汝不是
阿羅漢汝在何處咦即不在隆師指間却在居士鼻
孔毛裏覓之畢竟不得無可柰何而已

題虹月樓詩後

魚昌泰王所治諸宮室獨靈光殿存王文考異之作賦
紀其勝曾未數百年後鞠爲草莽而後之君子僅於殘
編遺墨間想見其飛虹却月之勝或有或無而已朱
氏在勝國有虹月樓畫壁剏東南楊鐵史為之記偶
海粟係之詩為一時勝事今所謂樓與画壁俱漫滅
無餘而朱氏子孫尚能守海粟詩蹟以比於文考之
賦曹子桓云文章者不朽之盛業信然哉朱君謂卷
末有大王父司馬公題托某敬識其後而歸之

三忠祠歌後

日予郎燕中時嘗游所謂三忠祠者客或以文信國
亡論已即諸葛丞相岳武穆祠若非其地然予謂忠

義在人心靡所不應且燕故屬冀州操以冀州牧成
篡業又于金為大酋所都彼二君子亦豈能一日而
忘恢復其地哉固不幸生各不獲遂今陸沈於腥羶
者數百年而真人出始大洗之俾亂臣狡狄之區一
變而為薄海星拱之所二君子有靈其不灑然而来
游以享也予既用是語客又嘗一再餞故衆議陳先
生于祠所徘徊縱觀相與慨歎久之然未及以其說
請于先生後十五年先生之子譙亨出先生所為歌
三章故文太史徵仲書而刻之石者以示余讀之憤
激用壯令人慨然有白衣冠易水意太史固信國裔
孫其為樂書宜也不佞何足以辱先生先生沒矣昔
人謂孔北海嵇中散雖九泉下凜凜有生氣非其人
與歌也耶

題所作儷巖歌後

文承相自真州跳元師與其客六人汎海由台上以
間入廣起義兵台固其所從取道也去承相歿二
百八十年而台諸生葉琰捐其所游地曰儷巖者請
于官祠承相而益以腴田若干畝供祀事友人支秉
中為余言因與家弟各為歌一章紀之踰月而葉生
攜卷素来乞書嗚呼士古今不相及今葉得生值承

相持斤斧從鄉里惡少年數十餘皇道海截瓜步篡
太后少主以歸亦一奇也何至令承相閒關五嶺至
雲都而始就潰哉即幸際太平可以無節顯而往往
致其微意於千古磊落慷慨之際亦可嘉也已

題荊王贈張太史文後

右荊王贈左相素齋先生致仕叙及諸名士大夫之
作附焉今百年矣宛然
熙朝盛事可想見也昔漢
東平王蒼好善其驃騎司馬中郎感之宦於國至老
不忍去為它吏天子兩賢其道加旌賞流膾史冊蔚
為美談先生實以坊直侍王後相之七十而始歸王
之所以賢先生與一時豔羨故不多讓也至於出處
大節超洒寡累又有非申公枚叟所敢望者先生誠
賢哉余故書其後以遺張氏子孫使寶之知其久于
疏傳之金也

跋李于鱗贈徐汝寧子與序後

我輩歷落嵚崎欸人無所不可饒作循吏如西門豹不
免落褚先生滑稽傳中何足道哉于鱗獨嘵嘵鳴其
不平豈真有不足耶為之一咲

贈題楊憑序後

憑里中子癸丑歲嘗有德于余余為文贈之已脫稿

會匆匆北上不果憑固不知余之有文贈之且十年矣而交游中如徐中行吳國倫輩頗徃徃能傳誦以為奇思一見憑而不可得今年春余居里憑以事北上過余別語及之始欣欣動眉宇欲乞書為行李重嗟夫余世所厭棄以為嵚嶔歷落可咲人也又其文多自喜如嚮二三子之外鮮讀之者而憑方數中怨起獄家破於吾言不一讐其何重之有雖然吾覩憑之貌益少氣益壯而心日益長操慮日益深憑行矣世有能讀余文者又焉知其不識憑于杜德機也耶

二張詩

乙卯秋得伯起幼于二君詩合為一卷去今十五年矣伯起書法日益進幼于詩日益佳余日有所得得輒為人持去不復能成卷余後先一入耳而勤懶若此固遇不遇之一徵也

送徐長谷詩後

余以己巳閏六月過長谷先生飯是時先生甚健進肉餌兩頰紅膩出一紙授余曰此羅仙翁書也書益正行體筆小龐然不甚疎慢其辭亦多養生家指且云有異夢蓋之十年與先生為蓬萊之契方厭句曲多人事而史以卿際來迎煉藥于玉陽山房當以七

月初赴徵仙翁貌云蒼頭定見之髮雪且禿而色渥丹問其年云百三十八矣楚人嘗衆成化間進士至大參余甚異之七月而先生書來告如約余因為二律詩以贈具人舟導先生汎太湖而北過玉陽山房會余有錢塘之行可半月許尋再訪先生則捐館戚身一木矣不勝駭嘆先生之下云抵少卿所一夕暴卒而所謂羅翁者絶不來叩少卿則亦未嘗迎也先生意憒憒輒發輒病利增劇然病中作答予詩一章句新而筆勁若無他者屬其子曰為我持謝王君俄而不起矣余後遇董尚書吳參政唐比部皆好談養生者云俱得羅書書大抵如前指又倣尚書筆為薦於蔣河間而考之成化中羅姓登第無楚人且百三十八年胡寥寥至於今而始著也羅事不足深論獨歎生世之無憑如釋氏所謂一剎那間者而余與先生得之晚而失之易為可悲耳會先生子出絹素索書二詩乃為紀其事而志余感于後

敬書先大父公尺牘後

先大父司馬公手書十二紙內二紙上其師西溪先生二紙貽婦弟陳餘皆貽其婿令蘭溪史丞者偶得之合為一卷藏笥中司馬公以厚德聞海內每作親

故書娓娓如耳語不厭人人皆得意以公親我即先
君子亦然世貞始好為尺牘語稍簡有法而實意衰
矣書以志愧

題贈王先生卷後

余為文贈水亭公時公年六十既三年而王君来守
吳郡余解青州節歸又三年而王君以
內書督吳四郡兵又二年而遷陝省以去水亭公固
老不衰於舊而王君望日重位日尊名理日益精乃
數數顧余出此卷欲書之為水亭公壽又以舍弟頗
解臨池併令書于鱗文偶馬余之歷落崎嶔世棄久

矣即于鱗亦負非時之誚而其文又皆詰曲聱牙聱
唾觀者王君即不棄敝帚治江南六歲橐朴然而籍
手于茲以覲水亭公豈公父子俱有昌歜羊棗之嗜
耶為之一咲

題包參軍東游稿後

王逸少東歸日時時與周益州書期游目汝領竟以
遲暮不果此緣宗少文既倦往棲江陵貌諸所游歷
於一室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余每三復斯事
慨然流歎束髮登朝使車所歷上谷太行晉治兵東
土汎萊海登岱宗周日月之出沒窮天地于一瞬蓋

題素庵卷後

左史張先生顏其居曰素庵而一時薦紳大夫為之文若詩成帙大王父司馬公之跋與馬司馬公於先生為外孫先生歿幾七十年而司馬公捐館舍今又四十餘年兩家子孫喬木相望余嘗過先生之廬而其裔孫汝弼後官藩國為侍從四壁圖史之外蕭然無長物竊有慨於先生之素風不衰而愧吾王氏之嬴鮮衣怒馬者因敬題而歸之

聚芳亭卷



廢幾哉生平大觀矣幽憂抱疾嵁守蝸廬雪鴻指爪托之夢寐即濟勝寡具壯游不恒造物所忌今古一轍吾友包庸之拄笏殊久乃能賈其餘興再渡江波淮而北數千里信宿天門日觀間覽秦漢之遺跡以歸歸又能悉寄之于詩若文至盈卷軸嗚呼盛哉庸之風臨池步武逸少畫筆不減少文詩亦清麗有開元大曆風吾事事不能勝又不能負一芟以從烟霞之後而庸之乃更欲托以不朽豈吾杜德機時乃徵見吾立墅耶茲與庸之約異日倘過衡華峨眉洞天為我致聲祝融君蓮花峰主青城丈人曰王生簸于

吳興山水號清遠其在唐宋時以園亭之勝埒宛洛自余游吳興求其跡而不可得蓋內郭崇而闤闠外囂而桑麻之區其俗之朴茂纖嗇固然余嘗戲謂山可移湖可陵則亦治而田舍之矣間以故典考所謂亭館以披覽卉木者唐開成中楊刺史漢公為園於白蘋洲而亭之曰集芳見白少傅樂天記宋年端明子才為園於郡宮而亭之曰芳菲見周幷陽公謹雜識至元時閔廷舉介甫為園於近郊而亭之曰聚芳見陳進士遇記三亭大抵命意相埒其故址隨後先廢而獨介甫能合一時之知詞翰者為之記若詩其十世孫少保莊懿公又能求故李文正公為之顏其端而志其廢以謀不朽亦可謂能世業也已莊懿從子宗伯公婁起為郡冠帶著姓今其居雖少徙而喬木甍舍固照映蔌苕間諸孫一崔葦又擬余片言繼其後嗚呼天下之至不易久存者人耳其次則亭館卉木耳然余嚮故欲求亭館卉木之跡於其墟而不可得得人之片言而若新何也毋乃所恃以久存者又人乎其亦可慨而思矣

跋 汗漫游卷

汗漫游卷故許國用先生物有范庵李少卿題篆石

田沈山人画復系以長句枝山祝京兆為之賦西涯
少師守溪少傅靑溪太宰匏庵篁墩二宗伯九桓太
常輩皆有詩諸公咸化弘治間賢公卿士人以詞翰
著名而祝書沈画尤是
嘉靖末余偶從吳中得之為簏笥清翫今年春先生
子元復太僕来訪海上語及之太僕嘆曰吾髫時所
習讀也失且五十餘年矣余輟以還太僕且為題一
詩於後作許氏故事嗚呼李太尉諄諆著戒於平泉
末石未幾而歸之它人而鄭文貞之笏李衛公之帶
與詔久而其子孫愈寶之至足以動九重之聽太僕
可謂虎兕善存之勿作失得弓遵也

題池上篇彭孔嘉錢叔寶書画後

余少讀歸去来辭雖已高其志而竊難其事以為非
中人所能後得白樂天池上篇覽之頗有合謂此事
不甚難辦此文不甚難構而千百年少儷者何也蘇
長公云樂天事事可及唯風流一事不可及余則云
風流亦可及唯曉進退不可及也友人彭孔嘉嘗為
余書此篇適勁豐美備得顏柳骨態長夏無事錢叔
寶復系以圖究然寢道里白叟退休所矣吾名位雖
小薄而年差壯小祇園水竹差勝圖籍差具酒量差

沮洳水浸処下湿之地

盖今年湖田不沮洳亦何必請分司奉耶便當一決書此以俟

題大石山聯句卷

大石山以稍僻故見遺范文穆吳郡雜志第其奇勝不在靈巖天平下成化中吳文定李太僕張子靜史明古陳廷璧共游之而文定太僕子靜明古爲聯句角險鬪勝遂成藝苑佳事太僕書此詩最爲合作題識如祝希哲文徵仲徐子仁諸公東南名法書畫晁美獨以不得沈啟南畫爲恨然世人自貴耳叔寶續爲茲山傳神亦不俗也内君謨和韻遂不減作者昌國翰墨少傳世覽之令人肅然華玉劇爲前輩鳴不平當是苦佻健少年見窘耶吾郡人居自矜餒趙吳興翰墨而吳興却無之以爲咲今東南名法書爲玄旻一卷將去異時不免更咲吾郡也

文待詔詩帖

待詔公長幼于可一甲子薄宦之歲詩卷酬和幾無隙月噫亦奇矣孔文舉髫齔時抵掌龍門既屈年正平交游之懿輝映前史待詔公少游沈徵君王太傅稱重客晚得幼于爲小友殆庶幾乎公既物幼于不勝西州之感石其遺作貽余讀之前輩風流故宛然

佻健軽薄也

照入也余遂拈其事爲詞林一段致語公有時名其
詩若書吳中人雅已能言之

贈梁伯龍長歌後

往年伯龍登太山以長歌千三百言見示余戲作此
歌答之中多吳兒俚語久不復記憶今年冬伯龍出
佳紙索余重録一過豈謂余嘻咲譾語亦成文章耶
然伯龍藝益高名益起而窮日益甚時時避人僦行
意長者之騃猶故也書畢不覺失咲唾紙

跋兩山記及詩後

余既爲兹記而讀之所不能如伯玉者文度所得西
洞庭者俱可十二於東山亦染指焉伯玉則不暇也
吾棗十日糧酒倍之行不問主所至自津盡匿名姓
與釣父群長空皦然了無纖雲靡夕不月靡飲不夕
清歌流皷遇興輒極涼暄天劑秋不蕭瑟從行諸君
陸丈善詩子念儼之陸丈善画張生嗣之李生善奕
奕稱國手黃生少年雅亦善酒季善供具佐吾饞口
將書一通以寄伯玉大司馬署中當听然而笑夢我
五湖之曲也

書匡廬稿後

用晦王孫寄佳帋乞余書游匡廬諸作得記一首詩

十二首余所歷僅十之二耳僅一日而陰晦半之譬
如見裴叔則龍服亂頭時安得得其玉山映人之狀
用晦坐火文一室又隔一層想像縱令鼓琴動操亦
安能令衆山皆響書此為觀者預解嘲耳

題于鱗手札卷

余次于鱗集乃數數覩龔勗克懋云今年春過廣陵
克懋出于鱗手書詩及尺牘滿帙皆劾肝膽語吾嚮
者謂于鱗私一殿卿耳不謂復有克懋也夫寡交而
合者必深少可而推者必篤克懋有此足以自老矣

又

于鱗居恒謂所知吾與元美後世毋能軒輊者獨自
恨少不鮮臨池耳今覽之信然

又

仲春廿一日入興化哭子相墓次日還高郵題此卷
不覺淚涔涔濕帨上生平意氣盡矣

題趙承旨畫陶令像鮮于太常書歸去來辭及
余所作長歌後

家舊藏趙承旨畫陶靖節像飄然有羲皇上人意鮮
于太常書歸去來辭行草道逸飛動大是江左風格
虞丈靖夫為二君補小傳奕奕雋令勝國名筆備矣

矣酉冬少師蒲州楊公稱病歸其里世貞擬輓以為
贈或謂公負宗社勳歷中外四十有五年以上宰謝
事靖節令彭澤甫八十日而遽歸若大不相倫者是
不然公之不為功名係與靖節之不忘宗國其致一
也昔人有以武侯出師表偕歸去來辭互稱蓋深識
之矣且公忠順勤勞奚啻倍蓰長沙公至於急流勇
退豈復為八十老人婆娑態耶不佞業以贈公而敘
為長歌題其後以見區區仰止之私無間於今古云

按周禮太僕秩下大夫孔氏以下大夫無稱太者定
為中大夫要之非甚貴倨也乃穆王於同而特命之
至嫗於大司徒而俾之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又戒以
慎簡乃僚無昵匪人則亦重矣第讀其辭則若後世
所謂奉車駙馬都尉職耳其於攻執撫緤禁蠱驅纍
之責無與也夫以穆王之賢一侈心啟而七萃之士
高奔戎輦應之八駿之跡徧天下而莫顧返是時伯
同者無論其人在否躬命之而躬與之左甚可慨哉
夫子所以刪書而不廢者非特以其文也

刻魯頌駉篇跋

馬斯徂職馬耳而歸之思無邪見靡不以為迂者夫

子重存之而舉以貫詩三百何也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毋亦茲意哉後世才不必誠合而王毛仲之徒亦能孳馬至四十三萬亦富矣而卒不能益開元之治君臣後先以侈敗今太僕旦夕轉徙業無以徂我馬者其於思無邪則不可以食息忘也

刻楊雄太僕箴跋

子雲意在脩辭故其語漫浪不若聖規之切然所謂錐馳駑匪逸匪愆者視騁容與跰萬里不大徑庭哉

題正學元勳卷後

故新建王文成侯取叛王正德中勳最大而又能直指心訣以上接周程氏之統諸言立德立功者無兩焉然其封爵屬大司馬紛拏垂四十年至隆慶初始定而從祀之典屬太宗伯迄於今尚在議也此何以故說者謂楊雄氏白首矻矻著書天禄而不聞道李廣將軍結髮七十戰而不獲侯獨文成以一悟而師世學以一勝而開國封能無為老將宿儒忌也彼其稱老將宿儒者欲死沾塹戈戰間亦徒自苦耳易有之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文成庶幾哉盛德大業美於忌乎何有

題莫雲卿送春賦

余嘗為雲卿題送春賦雲卿絕愛之稱於人不記作何語甲戌秋日復覩此於友生所悅若阿嬌出長門小玉枕臂掩抑睨眸殊不勝情書法豔冶有瑤臺羅綺之態然勿令少年見之見則魂佚矣莫恠老顛殺風景也

題所書贈莫山人卷後

寒泉山人自喜為詩詩清絕而不得志於諸少年每過余輒欲乞余語然未必留篋笥中也今年游京師盈不得志於諸少年而其自喜為詩益甚出素卷迫余書嘗作於太宰公詩後余書若不已亦且將不得志於諸少年矣

書贈孫山人詩後

幕府不見客獨見兆孺留之彌月又不為客作詩獨為兆孺作四詩兆孺不可謂不遇也

跋所書梁公實墓表哀辭及詩後

余猶記草公實哀辭劇寒夜搆火五尺縱橫素書之四更乃畢與子相明卿浮三大白歔欷而散二十餘年矣所寄肖甫中道奔外艱去竟弗達去年冬公實之仲有貞聽調燕中以墓表見托余謂文成當併哀

辭及所草十輓生平倡和之作聯為一卷仲尋補吉郡文學而余叨撫郎草墓表已竟適有南役擬録一通寄之而手瘡痛以兩指拈管不知其作何書也吾六人者如矍圃觀射客存逝各半其最少為余亦已五十矣頫仰人間世能不心折仲其為我焚之公實墓前不然存作梁家故事令諸兒讀之可也

書蘇長公司馬長卿三跋後

蘇長公跋相如大人長門二賦喻蜀文皆極口大罵不已余謂相如風流罪誠有之然晚年能以微官自於驕主左右而不罹禍此其識誠有過人者恐長公於茲時不能免太史公腐也余於宋獨喜此公才情以為似不魯食宋粟人而亦有不可曉者於詩不耻蘇李別言以為六朝小生僞作又謂有崔顥者曾未及謁逢李老作黃鶴梅詩頗類上士游山水而世俗云李白盖嘗與徐凝決殺也豈不知崔顥為何如人耶只晴川歷歷漢陽樹一淺語公畢世何曾道得宜其詩之沓拖餖飣也

緑牡丹詩後

始余為王太史家賦緑牡丹得一律敬美弟繼之題錢叔寶画以貽太史吳中名彦傳和至數十百首遂



餖飣貯食也
沓音揲裸賤也
拖抳同擲

成花王一段佳話太史出示此冊然余詩是王家緑牡丹耳因別賦一律書其後觀者勿哂老書生画蛇添足也

## 宋板前漢書後

此書余得之江南故家未有倪元鎮跋當是元鎮家藏北宋板也惜闕目録及陳涉項籍等傳十餘卷中有朱書用唐抄本及南本舍人院本參校係宋景文筆字畫妍好無一字苟簡而考證評隲有出於諸注之外者別作墨書亦景文筆蓋録劉原父語也前輩讀書用心如此令人汗下



## 又前後漢書後

余生平所購周易禮經毛詩左傳史記三國志唐書之類過二千餘卷皆宋本精絶最後班范二漢書尤為諸本之冠紙皮帝匀潔如玉四旁寬廣字大者如錢絶有歐柳筆法細書絲髮膚緻墨色清純奚啻流藩蓋自真宗朝刻之秘閣特賜兩府而其人亦自寶惜四百年而手若未觸者前有趙吳興小像當是吳興家物入吾郡陸太宰又轉入顧光禄失一莊而得之噫余老矣即以身作蠹魚其間不惜又恐茲書之飽我而損也識其末以示後人

莊盛飾之又六逢之道也

又

鍾太傅薦季直表向者草草題數語而未盡春日閒
居數展閱之愈見其妙李太僕貞伯眼底無千古為
文待詔言雖積筆成家不能得其一波拂也待詔又
辨闢內篇季直為瀾內侯季直今表內侯字甚明蓋
裝潢之際少加墨潤故耳此書即令懷琳輩作贋必
當倣宣示墓田不解別創此結法也以淳化帖中蕭
子雲列于一段較之中間尚可容數人何況懷琳輩
哉其辭極典實是東京語於繇它文筆更勝第表尾
稱黃初二年司徒東武亭侯致陳壽志繇本傳為魏

又有文萬書對

相國封東武亭侯坐法以侯免文帝即王位為大理
卿帝位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而不言作司
徒若火抵牾然法書錄有袁昂評鍾司徒書字十二
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勑旨既具如評復謂縣書
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游天則縣固嘗為司徒
傳遺之耳愚又考華歆賈詡傳歆以魏相國改司徒
禪代之際忻旨不益封辭疾不允至四年而太尉詡
卒縣代之按廷尉於九列為第五不應超拜上台豈
歆托疾得請而縣自廷尉領司徒後進太尉而歆復
代之耶其崇高鄉二年始定封東武之褒斯為當矣

黃長睿趙明誠徃徃以碑帖證史傳之譌余竊頗學
焉若上米芾印則宋人之蛇足也芾恒云生平不見
漢魏書故寶晉齋斷以晉始

右軍三帖跋

余前得先右軍大熟此月二帖於崑山碩氏乃黃琳
美之家物轉入陸太宰全卿碩氏其外孫也大熟帖
更世久帋墨已盡揭而猶有搨入肌理者細觀之極
純雅可愛當是真蹟此月帖筆勢圜逸而間有褰陽
意疑為米南宮臨本後得淡悶干嘔帖於慧山談氏
印識題跋甚衆結法精美有度而發筆微怯據鑒定

以為唐人臨本也真跡縱潦倒如裴叔則病劇回眸猶足掩映數人臨帖從真蹟上翻出優孟抵掌尚近於王孫隆準薛紹彭云古囊織縹可復得白玉為璵黃金題況為之後者乎珎重珎重

## 題唐虞永興汝南公主墓銘摹真蹟後

昔人於永興率更書俱登品神妙間而往往左袒永興余初不伏之以虞之肉似未勝歐骨蓋謂正書也晚得永興汝南公主誌銘草一閱見其蕭散虛和風流姿態種種有筆外意高可以室蘭亭詩敘治頭眩方卑亦在枯樹上游則非鄱陽薄冷險筆所能並駕矣此草吾鄉陸太宰完所藏而李文正東陽為識其後且云太宰見此本三十年往來於懷其弟長卿始購得之以為快然余攷米襄陽書史云先於洛陽王護見摹本後十年真迹在故相張公孫直清處其止貞觀十年十一月丁亥朔十六日與今文正相合但所云旁小字注赫赫高門在裴承相家是其銘及前標紅綾色如新有名幾玄者題云云又宣和書譜已入秘殿而前後御題實識今皆無之此豈即王護之本抑果真迹而流轉兵燹失標識耶襄陽又自言嘗臨汝南墓誌浙中好事者以為真虞本此書雖妙

極戈法而不無褒陽紹搆或即米所臨未可知也竊以為右軍之宣示大令之白騎即一轉故自佳耳何必鍾太傅哉陸公與余後先丁未進士俱有書画癖而文正題跋之日正余此日也為一歎而書其末

褚河南哀冊文

右故相河南公褚登善書唐文皇哀冊文得之吳江史氏家蓋九百年而紙素完好墨色爛然刺眼真神物也評書者謂河南如瑤臺嬋娟不勝羅綺第狀其美麗之態耳不知其一鈎一捺有千鈞之力雖外拓取姿而中擫有法此晚年筆似非虞永興所能伍昂也卷初落江南深山中且諱避故不登宣和御府及入海岳長睿諸君眼然亦用是得脫金燼為光兗帝阿暉賞識顯晦固有時耳宋景濂嘗為詹國器跋一卷云似河南筆然中落八字又無諸賢歎識其為贋本無疑阿暉既當上誇其父余之所得視景濂不既多乎

又題哀冊文後

余所得此帖有于璧紹彭題識及諸名賢私印甚夥至于紹興御記敷文鑒賞斷不若詹本之少據而結法淳厚風華秀逸又非褚書之它存者可擬余所有枯槲賦

雙鈎及刻聖教序班固賛雖佳係火年筆不免細而微俙此冊與家姪至一帖同法其為真蹟神品無疑宋學士跋詹本謂廿三年下闕歲次已酉五月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遡悲風於長字下闕術字又庚寅作庚子與此正同意者詹氏所得其臨摹別本耶然此有高祖配天一人有慶而詹本獨闕或褚公書此稟草故不止一本耳按内庚子庚寅據史當以庚寅為正術字闕係筆誤治字闕則非臣子所敢書也余又取文苑英華唐文粹大詔令諸書參考之如鳳紀凝秋文粹作鳳管高祖配天文粹作高配於天良書自得文苑作良畫先慄友敬蚩尤遹前剪詔令作遽前剪徙邑垂仁文苑作徙邑青裘同規文苑、文粹作青袞龍鄉委貴文苑作委質升年文苑作千年商管初飛秋絃罷脩文苑作弘璧陳階鈞天罷脩驚川攸緬文苑作夢齡遐想羲和司日文粹詔令作端圭司日凝清秋於廣路文粹作凝秋林又與文苑、山文粹詔令作嵎山虛衛文苑作肅衛輕池文粹作輕馳凡十餘處疑即宋學士所謂不能悉數者然編考三書此異則彼同而詳訛其語要當以此冊為正也豈諸書所載或得其初槀或得其進御改定之筆

耶若此文之為褚公撰諸集甚明學士似亦不必更
贅以年月考證也詹本世不復著而學士及方希古
跋在吾故詳著而書其後使世之覽者如蘭亭訟
端

懷素千字文

藏真此卷歐陽文忠公家物後有公跋語與集古金
石録所載同内缺百四十一字文徵仲太史手補之
亦僅虎賁之似耳藏真書雖從二張草聖中来而結
法極謹密微有不可識者或從心特波磔不應手也
此卷字字欲仙筆筆欲飛是行世第一本由文忠而
歷王文恪家轉入余手為拈出差不為負矣公瑕叙
其緣来甚詳且謂不讓吾家河南哀冊或以為知言
云

又

此卷後有歐陽文忠公家物也六一居士跋知為公
印章甚奇古硃色若新第跋語所謂後人棄百事而
以學書為事業至終老窮年疲敝精神不以為苦者
是真可笑也意大是不滿素師蓋公方在兩府剌促
西廳掌故故無暇究八法也宅日出鎮潁許閒有詩
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来無多更敢作此跋

語否耶藉令素師不辨此行還茶毗禿顱後草木腐矣六一何自知之為之一笑

宗室家懷素千文

余家有懷素千文真蹟僅九百字飛動奇逸為諸濃書冠今得豫章宗侯所藏絹素千文閱之圓熟豐美又自具一種姿態大要從山陰派中来而間有李懷琳孫過庭結法或以素生平適放疑之當是種芭蕉濃瀋染葉時筆不然恐亦非周越高閑輩所辨也吾兩家其善有之斗女間雙紫氣不在干將莫耶矣

顏魯公書送裴將軍詩

右顏魯公送裴將軍詩多感慨踔厲是公合作語而不見集中錫山安國續刻之故應是安氏物也書兼正行體有若篆籀者其筆勢雄強勁逸有一掣萬鈞之力拙古處幾若不可識然所謂印印泥錐畫沙折釵股屋漏痕者盖兼得之矣裴將軍當是裴旻旻劍舞與張長史書吳道子画為開元第一公于時年尚少甫得法長史其書此歌時旻豈亦錦韉紫膜盤馬跳躍為驚雷擊電狀耶不然何公書之酷似道子画也跋尾曹武惠王林和靖處士俱亦自有筆意可觀

又

大 小

享和四年 甲子曆德

寅卯金牛未申之間神酉之方

| | | | | | | | | | | | | |
|---|---|---|---|---|---|---|---|---|---|---|---|---|
| 正 | 卯 | 中 | 十一日 | 甲 | 庚 | 巳 | 己 | 戊 | 丁 | 丙 | 乙 | 甲 |
| | | セツ | 九六合 | | | | | | | | | |
| 二 | 酉 | 中 | 十二日 | 正月廿一日 | 二月九日 | 三月廿日 | 四月一日 | 四月十二日 | 五月廿三日 | 六月四日 | 六月十五日 | 七月廿六日 |
| | | セツ | 九七日 | 五月廿日 | 六月十日 | 七月廿日 | 八月四日 | 八月十五日 | 九月廿六日 | 十月八日 | 十月十九日 | 十一月廿日 |
| 三 | 寅 | 中 | 十三日 | 二月廿日 | 四月十日 | 五月廿日 | 六月五日 | 六月十六日 | 七月廿七日 | 八月八日 | 八月十九日 | 九月廿日 |
| | | セツ | 九八日 | 三月廿日 | 五月十日 | 六月廿日 | 七月六日 | 七月十七日 | 八月廿八日 | 九月九日 | 九月廿日 | 十月廿一日 |
| 四 | 申 | 中 | 十三日 | 三月九日 | 四月廿日 | 五月十日 | 六月廿日 | 七月七日 | 七月十八日 | 八月廿九日 | 九月十日 | 十月廿二日 |
| | | セツ | 九九日 | 三月廿日 | 四月廿日 | 五月十日 | 六月廿日 | 七月七日 | 七月十八日 | 八月廿九日 | 九月十日 | 十月廿二日 |
| 五 | 丑 | 中 | 十五日 | 三月九日 | 四月廿日 | 五月十日 | 六月廿日 | 七月七日 | 七月十八日 | 八月廿九日 | 九月十日 | 十月廿二日 |
| | | セツ | 一日 | 三月廿日 | 四月廿日 | 五月十日 | 六月廿日 | 七月七日 | 七月十八日 | 八月廿九日 | 九月十日 | 十月廿二日 |
| 六 | 午 | 中 | 十六日 | 三月九日 | 四月廿日 | 五月十日 | 六月廿日 | 七月七日 | 七月十八日 | 八月廿九日 | 九月十日 | 十月廿二日 |
| | | セツ | 二日 | 三月廿日 | 四月廿日 | 五月十日 | 六月廿日 | 七月七日 | 七月十八日 | 八月廿九日 | 九月十日 | 十月廿二日 |
| 七 | 子 | 中 | 十七日 | 三月九日 | 四月廿日 | 五月十日 | 六月廿日 | 七月七日 | 七月十八日 | 八月廿九日 | 九月十日 | 十月廿二日 |
| | | セツ | 三日 | 三月廿日 | 四月廿日 | 五月十日 | 六月廿日 | 七月七日 | 七月十八日 | 八月廿九日 | 九月十日 | 十月廿二日 |
| 八 | 巳 | 中 | 十八日 | 三月九日 | 四月廿日 | 五月十日 | 六月廿日 | 七月七日 | 七月十八日 | 八月廿九日 | 九月十日 | 十月廿二日 |
| | | セツ | 三日 | 三月廿日 | 四月廿日 | 五月十日 | 六月廿日 | 七月七日 | 七月十八日 | 八月廿九日 | 九月十日 | 十月廿二日 |
| 九 | 亥 | 中 | 十九日 | 三月九日 | 四月廿日 | 五月十日 | 六月廿日 | 七月七日 | 七月十八日 | 八月廿九日 | 九月十日 | 十月廿二日 |
| | | セツ | 三日 | 三月廿日 | 四月廿日 | 五月十日 | 六月廿日 | 七月七日 | 七月十八日 | 八月廿九日 | 九月十日 | 十月廿二日 |
| 十 | 辰 | 中 | 廿日 | 三月九日 | 四月廿日 | 五月十日 | 六月廿日 | 七月七日 | 七月十八日 | 八月廿九日 | 九月十日 | 十月廿二日 |
| | | セツ | 五日 | 三月廿日 | 四月廿日 | 五月十日 | 六月廿日 | 七月七日 | 七月十八日 | 八月廿九日 | 九月十日 | 十月廿二日 |
| 土 | 戌 | 中 | 廿一日 | 三月九日 | 四月廿日 | 五月十日 | 六月廿日 | 七月七日 | 七月十八日 | 八月廿九日 | 九月十日 | 十月廿二日 |
| | | セツ | 五日 | 三月廿日 | 四月廿日 | 五月十日 | 六月廿日 | 七月七日 | 七月十八日 | 八月廿九日 | 九月十日 | 十月廿二日 |
| 土二 | 辰 | 中 | 廿二日 | 三月九日 | 四月廿日 | 五月十日 | 六月廿日 | 七月七日 | 七月十八日 | 八月廿九日 | 九月十日 | 十月廿二日 |
| | | セツ | 六日 | 三月廿日 | 四月廿日 | 五月十日 | 六月廿日 | 七月七日 | 七月十八日 | 八月廿九日 | 九月十日 | 十月廿二日 |

月をく九分六月十九日 月蝕を皆既生月食 大カン 十二月 小カン 十二月 冬至 十二月 半夏 五月 入梅 五月 夏至 五月 土用 三月 社日 二月 初午 二月 八十八夜 二月 花祭 四月 十二日

十一月十五日火 灶の人ゝけ次八座 百五十五日

不売買賣

公行書實勝正而其傳者獨爭坐位祭濠州伯姪送
劉太真詩而已此卷兼正草行三體而大又倍之足
以展其龍跳虎卧之勢用大金剛力護張長史心印
真可寶也

柳誠懸書蘭亭詩文

自褚叙出右軍筆[illegible]蘭亭龍孫定武外石刻何啻
百千本而[illegible]文及諸賢詩寥寥無傳者獨柳誠
懸以師[illegible]之見宣和書譜柳法遒媚勁健與顏
司徒媲[illegible]多謂驚鴻避弋饑鷹下韝不足喻其鷙
急去山陰生雖遠大要能師神而離跡者也余從頃



氏所聚見之怳然若未識久看愈妙因捐一歲奉獲
之仍為歌志於後

又

公此書作看之亦似有二三俗筆而久之則俗者入
眼作嫵矣殆似詎聖之視羊鼻翁也鋒勁處真純鈞
鐔豬游絲細筆亦似鐵鑄中間一二行小楷以無意
發之絶得晉人心印耳跋尾楊少師有書名乃不能
佳宋適無書名乃致佳此亦不可曉也滄浪莆田海
岳無垢及長睿校書皆宋之諳八法者皆有跋澹游
老人王萬慶庭筠記也明昌金章宗年號然則此卷

盖入北矣萬曆改元初秋書於九江道中舟行如畫

## 雜詁墨蹟

前二紙智永一劄似臨筆褚河南斷簡得之陸太宰所本與右軍帖為一卷故黃琳美之家物也眉山兄弟二劄故當雁行襄陽諸詩尤自秀穎鄧文肅班彦功饒介之皆元人名書家翩翩可喜也余所為聚此卷如窮波斯採寶得成寶船辛苦頭白

## 勅

### 范忠宣公誥勅

右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高平范忠宣公入相麻學士蘇文忠公筆也盖中書行詞門下審定尚書奉行故告尾有門下侍郎臣大防給事中臣臨等言制可後別一幀仍列左僕射大防及右僕射為公俱未謝盖大防以侍郎公以太樞同入相耳其後左丞劉公摯右丞王公存吏部尚書蘇公頌侍郎孫公覺則皆官尚書省著其書作行草至尚書省臣押名似出一人手而甚有筆意吾家先司諫紹興中領郡告正同第書勅此書制則以官位大小異耳文忠詞深醇懇切自是四六西京亦唯忠宣公足當之第一時在位皆耆德天下欣欣然向治不知宣仁老司馬文正呂正獻殁哲廟之欲寘開奸萌伏而宋之大事幾已去

矣諸公獨忠宣公寂稱能持平不為深激得君子之體然不獲藉此挽回世道僅足以緩小人之怨老而禍寔耳嗚呼惜哉吾於嘉隆之際幾見此盛而隙亦動為之悚然

宋先司諫公告身真蹟

右直秘閣知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告身一通為世貞十五世祖司諫府君是時去司諫者三歲業六十有七矣而高宗思之以舊銜領郡行押者右僕射兼平章事秦檜衆知政事孫近吏部侍郎晏敦復也敦復嘗指斥檜奸近則所謂伴食相耳當府君在諫垣數上章抗論國是有直聲故相張魏公實知之其歿也南軒先生予之銘嗟乎令司諫而真檜必不肯行詞頭然使府君而真司諫必有所以自見於檜者而竟已矣後二十一年府君卒至其裔孫國子先生諱廷璧請於故按察使陳公璉必宰葉文莊公盛為之跋皆散佚不存正德中告身始歸我先大父司馬公世貞乃購得二公稿於別集而乞吳士善書者書之而志於後文莊公終吏部左侍郎為吳郡名公卿陳公以學行顯其為按察也吏部言其文而選悚不稱憲特改通政使掌國子監事以非常典附志之

又

某三十年前曾覽宋八朝名臣言行録今日有見遺者於舟中閱之見所紀先司諫事而愧昔者之草草也張右相以吕尚書失律不自安而是時姦檜方任元樞嗾臺諫論之冀得代其處公獨不可盖檜欲相而公先出諫垣矣公之守常又以不禮檜黨之仕虜庭者為所譖罷主崇道觀則公之始出諫垣與罷郡皆檜意也公在諫垣年已垂七十其罷郡業七十餘至八十七而後考終及二子登上第又及見檜敗天之所以報公亦不薄矣因再拜復書於後

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纖妍有好致第不作天章延慶風骨耳書家者流以為得樂毅論遺意吾不識樂毅論未敢附和然伯夷聖清與昌黎高平皆斯道梗梓不應於翰墨中論輕重也跋内文富妥杜諸名相聲實相伯仲仁粹二君宴文正喆嗣而君謨才翁董皆擅臨池尤可貴愛別一卷皆元人跋盖元有平江路李總管者嘗得之以歸於范氏之子孫一時諸公高其誼爭為之詩歌題識其間極多名手人謂元人書勝宋人定不虚也不佞獲一寓目不勝惕然有高

山仰止之感至一奏繆誤欲與釋菟論心為之失笑

范文正與尹舍人書

范文正公與尹師魯舍人二劄孟冢人寒暄語耳而君臣父子之道備固不當以書家論也跋者如宋洪文敏邁之博識允文簡袁楊文節萬里明吳文定寬之學術元柳待制貫黃文獻溍之詞行汪文節澤民太不花忠介之死義皆卓然名搢紳與二君風猷節槩固有相感異代者不勝子長執鞭之歎敬書於後

范文正道服贊

范文正楷書道服贊道勁中有真韻直可作散僧入聖評非譾筆也跋者皆名賢大夫而獨文與可黃魯直歐著魯直此書極精妍端雅不作險側態豈見正人書後所謂心正筆亦正耶然結澧時有元人濫觴不可曉也

雜宋元墨蹟

雜宋元墨蹟一卷其後乃元人跋帝兒書耳中間虎兒差有家風致能亦自遒爽唯蔡忠惠奕奕神令得晉人筆名所以冠四家不虛也

宋賢遺墨

宋賢遺墨一卷曰光者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曰浩

者司諫晉陵鄒忠公志完曰恍者集賢脩撰閻中鮮于子駿元祐間循吏也子由印記者眉山蘇文定公轍也曰芾者禮部員外郎知泚陽軍襄陽米元章曰友仁者元章子兵部侍郎穀文閣直學士元暉曰孝伯者即之父參知政事宋史不為孝伯立傳即之傳第云參政孝伯子又不載邑里可謂挂漏曰庭珪者王盧溪也忤姦檜謫晚始登用得宮祠以終曰宗翰者胡氏為監司不甚顯曰恩退者湯僕射進之以大觀文落職凡相二人執政二人侍從監司六人此卷文正公始而進之終疑若不倫者噫宣仁一女主耳用司馬公而契丹至戒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釁夫以乾道帝之賢志在恢復而使之與張魏公並命又何舛也南渡之不振蓋不必韓賈而後決矣余故留進之書俾論治忽者思焉

## 蘇滄浪真蹟

蘇滄浪子美草書少陵漫興八絶句而遺其一後不著名姓或有謂為山谷道人及杜邨公者南宋諸君子以書法及高吳之歲攷之定為滄浪無疑也按懷素自敘帖前六行為公所續與此頗相類此更頽然自放而氣亦不乏山谷與公後先俱服膺素師公得

法而徽宗疎山谷取態而微病緩公勁在筆中山谷勁在筆外以此不能無辨耳

歿而祁公始學素草頗有米玉之譽然此卷謂祁公書尤誤也

蔡蘇黃米趙帖

余得蔡忠惠安樂扶護二帖蘇文忠久上人一帖黃文節眉州畢大事二帖於柘湖何良俊氏又得米海岳古詩於長洲張鳳翼氏提舉帖於華亭張某氏寂後得文忠送梅花帖趙文敏騎從帖於嘉禾盛氏弭節帖於吾州周應元氏後先以善價購之不敢作米藏之勿落俗眼

東坡書煙江疊嶂歌

蘇長公此書極醇古妙在藏鋒而秀氣又自不可遏乃至大令辭尚書永興孔子廟堂法亦時時見之豈定國晉卿皆公所深愛而晉卿畫又足發之耶時萬曆改元初秋宣城道中展此卷覺九派九子諸江山各出所有来爭勝也

山谷雜帖

魯直詩曰春来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此君

每出語法即若上水船非妥也書極老健又云樊口
舟中燭下眼花頭眩更觀東坡醉墨重增睡思若未
首宵坡書者此不可曉

山谷卷後

此卷山谷老人詩故夏太常家物燬於火中每行下
輒缺一字太常子大理德聲補之亦佳卷尾有吳文定
公跋及手簡要當有李文正篆首今亦脫落矣詩不
著題亦缺名氏而考公集有之杜老浣花谿圖引也
歌詞力欲求奇然是公最合作語書筆橫逸疎蕩比
素師饒姿態亦稍平易可識而結法之密腕力之勁
波嗆神奇似小不及也始公作草書眉山先生縱傍
賞歎不已錢穆父學士曰魯直書故佳恨不令見懷
素自叙帖耳公意不謂耳最後見素書大愧悔以為
不如遠甚愈刻意臨池晚節自謂得長沙三昧然以
吾家藏素千文字真蹟校之公猶在堂廡間也

題山谷卷後

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然余竊惟其巧於取態
而畧於求骨此卷書太白長歌翩翩幾與風人爭勝
使懸腕中加抜山力不啻作長沙矣張守跋初不知
為太白詩後見全集始能補其闕語以為奇事豈羊

皮詔中人例宜爾陋耶後二跋如蕭海鈞文明沈石田啓南皆弘治間名士也

山谷老人此君軒詩

先騎曹子猷云何可一日無此君吾家小祇園竹萬箇中有軒三楹不施丹堊純碧而已零雨微颸朝暾夜月峭蒨青葱映帶眉睫間令人神爽陳子兼方伯為題署曰此君軒今年歸自楚得山谷老人大書此君軒詩一卷怒筆勃掣有籋龍坼石勢懸針下垂則輕稍遏雲搓牙外嚮則鬚節奮張居然墨池傍兎苑因留賓山房中異日乞公瑕雙鈎入石壁之軒為此君傳神也

又一卷

涪翁書此君軒第二詩是初得長沙法而以華陽真逸筆運之能於稱中取老作法外具眼觀可也

山谷書墨竹賦

石室先生以書法画竹山谷道人乃以画竹法作書其風枝雨葉則偃蹇欹斜踈稜勁節則亭亭直上此卷為劉克莊書墨竹賦充是當家試一展覽淇園秀色在目睫間矣

題米南宮書後

元章妙得晉人筆而以神後發之往往于結構外取
姿韻余嘗評其書如兒駒試風劍俠入道此卷為友
人李子所藏前一紙是其本色奕奕有生氣後一紙
尤精不失褚河南懸腕法余愛翫久之乃以王履吉
小楷南宮傳系其後而記以歲月李子嗜古而所藏
時為人持去不甚惜此卷甚善有之縱老顛復生勿
受彼凌奪也

翠微居士真蹟

思陵稱北宋時唯米襄陽薛河東得晉人遺意虞道
園則謂黃長睿知古法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
寫其生平得意句結法內擫鋒藏不露而古意時溢
毫素間不作傾險浮急態內一詩絶似右軍幾令人
有張翼之歎然則予之幸不大勝於道園哉道祖襄
陽同時人與劉涇俱好收古書畫翠微居士其號也

薛道祖蘭亭二絶

薛道祖手書禊帖是從真定武本臨得者足稱詰嵩
此帖文徵仲太史家藏入張伯起轉以售余籤首有
徵仲八分小字精絶之甚及危太素虞伯生二跋皆
可寶也獨蘭亭畫乃宋人筆僅半幀伯起定作趙千

里恐未當耳宋人唯道祖可入山陰兩廡豫章襄陽以披猖奪取聲價可恨可恨

宋高宗養生論

右太史姚君繼文藏宋思陵手書嵇中散養生論一篇行楷真草相間後有德壽御書印德壽思陵為太上時所居宮也思陵初擬豫章在青氷之間晚始刻意山陰傍及鑑門限此亢其得意筆正書時於督策露章法一二蓋欲以拙救熟耳行草翩翩二王堂廡間而不能脫蹊逕然要當於六代人求之繼文工八法無俟余贅余獨歎中散之精於持論而身不能免也其微言奧旨若遺冊之在藏數百千年尚能起瘼離凡中所謂一怒足以侵性一哀足以傷身思陵深戒之故德壽三十年不減玉清上眞而五國之游魂不返矣單豹食外彭聃爲夭其思陵與中散之謂耶

范文穆吳中田園雜興卷

右范文穆田園雜興絶句六十首公好紀事帥廣右有桂海虞衡志帥蜀有吳船録此蓋罷金陵閫以大資領洞霄宮歸隱石湖時作即詩無論竹枝鷓鴣家言已兩盡吳中農圃故事矣書法出入眉山豫章間有柔顏筆圓熟遒麗生意盎然真足二絶余不敏何

敢望公然視公挂冠幸尚少息黔補劓之暇安知不能為公增一段異語耶因識其末以俟

張即之書後

張温甫秘閣喜作擘窠大字不一詩輒盡一幅絹豈錢溪遺蚕厄耶聞金人極愛重之懸餅金購募彼誠以為傑魁男子嚄嚇叱詫者不免神竦作率更哭耳此一絶句及戲題跋語老手峭勁却於柔皮側理書之似解人意覽眉山諸賢側卧趯筆倦後一展可也

又

張温甫好書必陵古栢行豈所謂霜皮溜雨四十圍



黛色參天二千尺者似渠墨池派語故耶余見凡數本咸峭骨可畏此稍和腴而遂不甚能發筆可歎也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蹟跋中三十二首

趙子昂枯樹賦真蹟

褚河南枯樹賦為武延秀差作二王屏風脚歐虞之跡不與焉其在當時珍可知趙吳興更取二王結法臨之茂密秀潤視真蹟不知孰叩山陰堂室耳畫樹全得古籀法真吾山房中二絶也

又

昔人謂臨書如雙雕摩天各極飛動之勢余得褚河南雙鈎真蹟與此卷對之雖形模大小不甚異而中間行筆絶不同褚妙在取態趙貴主藏鋒褚風韻遒逸飛動真所謂謝夫人有林下風氣趙則結構精密肉骨勻和碩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也若買褚得趙當亦不失所望矣

## 趙吳興小楷法華經

法華經無明二宗又似釋門左右史蓋釋迦阿彌陀佛及妙音觀世音普賢藥王文殊彌勒諸菩提薩埵緣起功德皆在焉然其大指多寓言以示攝化耳十六王子明得道於無始而不為遠舍利弗以至五百羅漢明成道於無終而不為遥若乃無學聲聞弟子即人皆可以為堯舜以至提婆達多見他山有攻玉之石戒後多寶佛塔聞聲即現表吾道之不生不滅三千萬億化身諸佛隨光而集徵此理之萬殊為一樂王品見誠之無所不貫妙音觀世音見誠之無所不應其言若至宏奇詭偉不可涯涘而脩持供受之功則甚切近要約至於宿因超劫與它經多相牴牾而求名之辯龍女之頓要亦有不能盡然者蓋其時在會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聞聲而先退者五

千人矣而況數千載之後不親見佛而讀其遺編者予然使後世耳證之人焚身煉指以為福創塔如多寶以為功像十手千眼以為化則又失之遠矣勝國之法以因果調殺心以餌貪癡故多粉金書大藏者以十數獨法華為勝書法華者人以十數獨趙吳興為勝而此卷乃吳興自用了頓者以小楷書精緻其結搆細密肉骨豐遒甚備有北海誠懸之妙而時濟以大令者也第二卷缺為明夏太常泉所補尤圓潔可愛吾弟其善護持之

賢於多寶塔功德矣

趙吳興大通閣記

仙人稱五通所不能通者出輪廻之外耳佛法則六通矣亦有不能通者能化有緣不能化無緣也此云大通則一切皆圓滿矣按法華經佛與阿彌陀佛俱為大通智勝如來法王子無央劫以來今始成佛閣所以名大通歟文敏書此記遒勁勻整肉不隱骨晚年最妙筆佛地位書也元人跋至三十餘皆具八法蓋其時多能書而又好事非今人所可及也善囑付善護持吾弟其念之

趙吳興心經真蹟

般若客多心經是王舍城中無上三昧語吳興書是

蘭亭室中無上三昧筆昔有開士學般揚州咄咄法
寫蓮華經能使方丈地畢刼不被四風雨今留此經
山房中鄴侯三萬卷皆賴護持矣珍重珍重

趙文敏書濟禪師塔銘

右濟禪師塔銘閻禪師撰二僧皆南渡後法門龍象
也毋論其文辭工拙要之是本色語耳趙文敏既夙
精臨池詣極八法而又服膺西来深入三昧故其所
書視他蹟尤玅蓋本右軍骨調以大令肉即北海跳
踉不露一筆也千八百驪珠入我橐中月来賁文錢
為之一洗恐兒輩厭不能浮大白快賞之第以一辨

香展供耳

趙文敏書詹舍人告

右趙文敏所書宋起居舍人詹仲儀告辭奨諭各一
通豐麗遒逸肉骨停整其學李北海殆如玉環之於
飛燕雖任吹多少而覓裳一曲足掩前調後當有顯
名及勝國諸公跋惜為俗子盈以松雪道人偽款及
印章汙其前後遂成蛇足耶為拈破留之勿令覽者
有蘭亭之訟也

趙文敏公行書

作書有全力而無先意乃得佳耳此卷趙吳興行書

二贊二圖詩及跋尾凡二百三十二字李北海法十四米襄陽法十六而妙際時以大令發之天真縱逸中自縈窓波磔遒麗外不廢拙古所謂信手拈来頭頭是道故曹溪以後境也卞華伯以眉山賛語跋之亦似見一斑者立春日題此覺芳英爛熳筆端

趙子昂二帖後

昔人評趙吳興如丹鳳翀霄祥雲捧日余謂正書不足以當之獨以尺牘行草得山陰父子擫拓法而以有意無意發之蓋不負此評耳余所有二帖一開卷間見其精采映注姿態神出而結法復不踈蓋尤甚合作者跋尾俱交游中書家董狐語可信也

趙文敏公篆書千文

書家者流篆獨為諸體之權大較有字筆有字學不可廢一者也二李遠矣僅徐騎省兄弟郭恕先有字學不學而不得筆夢英而下亡論也新安吳孝父示余趙文敏此卷余不解篆學第觀其郎朗勻整行筆秀潤出矩入規無煩造作恍若所謂殘雪滴溜蔓草含芳之狀肅然斂容者久之然讀王氏跋衙官嶧山豎子陽冰語又未嘗不為一笑至錯喉噴卷也

新安吳生以趙文敏篆書千文乞余跋文敏此書極
精整有意出徐騎省周右丞上絹素用織成烏絲欄
是南渡後脩內司物日所未見吳生別之二歲所乃
在余質庫中驚問主事者生質之得四十金用為豪
具徑去不顧矣昔盧節度從山北盧匡求右軍借船
帖一閱渠寶之但許就視而已盧除潞州行三舍客
有携此帖云有一郎君求售盧鑒悵還之不復問吳
寶此書不移時而其身不能有何況盧氏子也余自
是不以合浦珠而以為楚人弓姑識之耳

趙魏公千文篆書

趙魏公書貴重人間若拱璧然往往有力鬬易致獨
篆體不甚經見今年夏為歙人吳生跋一千字文筆
法之妙彷彿斯冰復生旋聞其鬻向之好事家為邑邑
累日歲聿云暮有以公別紙千字贊吾文者其用筆
雖細而結構愈密煥然舊觀時病肺強進一大白賞
之既而自悔其多好也卷後老鐵一銘亦自佳當時
聞有伯琦參政篆不聞有鐵乃知前輩未易才也

趙文敏公千字帖

趙吳興千字帖萍雅有意法是合作者然此青鳳一
毛耳生猶寶愛之若周人不知其得吉光全裘當更

何如也蘇長公嘗書赫蹏云吾此紙可以劃錢祭鬼
後五百年當受百金之寶古人自負定不虛耳

十絕句詩畫跋

唐人十絕句婉麗有情得藍田謦中画趣趙文敏書
筆翩翩能發之會錢叔寶尤子求避暑讌資園令各
作句景十小幅復走一价吳興要文休承併作之共
成一冊不敢倣畫院品第庶幾後之覽者如入寶山
各自有獲也或云趙書有疵筆出俞紫芝手果爾所
謂買王得羊耳

鮮于伯機千文

鮮于太常草書千文初展卷間不能不佳久看始覺
其精緊有筆外意跋尾楷書數行輕纖自媚乃謂是
五十以後筆豈亦有明遠文通之恙耶

鮮于伯機詩記真蹟

昔人謂趙文敏每以已書三紙易鮮于困學一紙今
困學三紙往往不敵趙一紙豈古今人頡頏嗜耶余
所有困學游高亭華巖記及詩真蹟殆數千言見鐵
網珊瑚中行筆清圓秀潤芒角不露隱然唐人家法
即與文敏鞭棰中原不知合置誰左跋尾鄧文原龔
璹亦臨池老手可寶也

楊鐵厓卷

至元間楊鐵史聲價傾海内餘名往往借客今其文與書俱在耳獨勁氣時一見筆端異日老客嫗謠此亦可窺也

明宋太史手書鄭漁名解後

右包參軍家藏宋太史書鄭生名解示余按書述稱太史父子不失邯鄲此書行筆極蕭散而有純綿裹鐵之意似非規規學步者跋尾如烏傷王子充金華胡仲申豫章揭汯號能文章家初不以臨池名而結法翩翩自佳皆可重也汯故曼碩應奉子太史名漁鄭生亦名瀹豈古所謂慕蘭齊莊之遺耶則其文該洽辨覈固宜尒昔斛律丞相至不能署其名而更之猶以為繁若太史者得無乃愧其簡乎此語頗有意然當不免參軍一盧胡也

宋仲珩方希直書

參軍又出二紙其一為中書舍人宋遂仲珩其一文學博士方孝孺希直也仲珩太史公少子希直嘗評其書謂如威鳳翀霄祥雲捧日此書雖草率不經意而時時見八法俊美圓逸知方君非曲筆耳希直不以書名而剛方不折之氣流溢筆墨間其名磨揅不

可辨蓋永樂中有禁收公筆劄者同罪故耳而百六十年間學士大夫寶之若拱璧然則人主之威有不能盡伸於天下之賢者可慨也希直在建文朝以文學博士伏節其職若今之侍講讀學士者因附記之

宋克急就章

余往與徐獻忠先生論書法歎章草自二王後僅一蕭子雲即顏柳蘇米以至趙吳興負當代能聲而不一及之黃長睿刻意其學而無其法國初宋南宮仲温可備述者然波險太過筋距溢出遂成佻卞先生笑謂余家藏仲温急就章二百年矣差不露筋距舉以乞余瞻池零落若追蠶而絹墨幸不敗結意純美余欣然重表飾之以為征誅之後獲觀揖讓而後偶取葉少蘊刻皇象石本閱之大小行模多前後缺處若一惟波撇小異耳此豈亦仲温手臨象本耶然一二傍釋小字圓穩有藏蓄與仲温它書不類而仲温別自補急就闕文與張夢辰則小而勁此恐或非仲温筆也然因是得覩皇象渥洼之種遠出仲温蹀躞上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夫寧當不失而已哉

宋仲温書画帖

宋仲温生平作章草極多然微涉佻而尖此書書帖

遂能藏頴古法韻然大抵不經意乃佳耳宋此書本無可疑而為後人增二印章遂成蛇足吾故為拈出生其善有之

俞紫芝急就章

錢唐俞和子中頗得趙魏公三昧此帖以宋經箋紙用章法書急就覺古色韻然令人不忍釋手按章法自皇象索靖後唯右軍父子豹奴孫權二帖至黃素漢晝黃長睿始振之然往往筆不逮意子中獨能寄考遺則於斷墨殘楮遂與仲温並驅昔孔北海思慕中郎見虎賁貌類者輒引與同飲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俞此紙覽之能不興北海之賞乎

凌中丞書金剛經

晉世諸賢好寫河上公道德經白褚河南聖教序後乃始有書釋經典者而金剛經是佛真諦語故非他往作行楷散施阿蘭若金剛經獨蘇眉山趙吳興徃經比也中丞凌公書此經全用鐵門限筆圓熟有結體得臨池三昧蓋百餘年而復歸之公孫比部豈古先生所為善護念囑付者至是始驗耶因為題數言于後　若不見真相頓以自護持若見不真相無護亦無施

凌中丞臨子敬洛神賦

昔人謂右軍書黃庭如飛天仙人曹娥碑如幼女漂流於波間若大令此賦則仙人凌洛波容與而不憔悴蓋兼之者也誠懸云子敬好寫洛神人間合有數十本余所見古刻獨十三行及一全本耳十三行勢稍竦側而用筆重翩翩若迅鶻全本筆輕微而秀媚儇逸姿態不可言此帖為故中丞凌公所臨蓋全本也公仕　仁宣朝至中執法以嚴重稱公卿間結法清婉乃爾太史公見留侯像能不愾歎已余来吳興公之諸孫工部君寶藏之而間以示余庶幾吾家石泉男之為右軍大令孫者矣因識其後

沈民望姜堯章續書譜

事固不可知沈民望以一書遇人主備法從吏百五十年乃不能與操觚少年爭價問之人有不識者然此卷行筆圓熟章法充牣精丈稱宋南宮入室而所書乃姜堯章續書譜為臨池指南皆可玩也因收而志之

天全公羽卷

右前一紙為聯句詩僅失詩題耳後一帋為水龍吟慢句詞半已不全皆天全翁手筆故特存之人謂翁

書由米顛来非也其通放波險全得長沙面目神彩風骨亦自琅琅惜結體少疎耳

靈巖勝游卷

天全先生游靈巖作此詞寓水龍吟慢已載郡乘中此卷爲劉以則書者以則靈巖之東道主也其詞不盡按格而雄逸伉爽時一吐洩居然有王大將軍麾尾擊唾壺態書筆勝法亦往往稱是卷首沈啓南畫足爲茲山傳神劉西臺祝參省錢學士皆有書名者獨非民懌以文自豪而語不甚稱為可恨也

徐天全二札

天全翁出入長沙襄陽間余嘗評其書如劍客醉舞歌傷中有俠氣此二帖皆眞跡而盤谷一章尤横逸不可當豈所謂遇其合者耶

徐天全詞

天全翁自金齒還吳十餘年多游吳中諸山水醉後輒作小詞宛然宴元獻辛穆軒家語風流自賞詞成輒復爲故人書之書法遒勁縱逸得素師屋漏痕法此卷益以貽吳江史明古者詞筆俱合作後有吳文定沈啓南二跋亦可寶也

名賢遺墨

右一卷墨蹟為學士承旨宋文憲公景濂教授胡公
紳申太常丞張公來儀學士翰林待制公大紳太師楊文貞
公士奇祭酒李文忠公時勉太宰魏文靖公仲房太
保高文義公世用太傅于肅愍公廷益太師徐文靖
公時用右都御史韓襄毅公永熙太師王端毅公宗
貫宮傅何文肅公廷秀太保劉忠宣公時雍太師李
文正公賓之脩撰張公亨父少保倪文毅公舜咨宮
保戴恭簡公廷器太保屠襄惠公朝宗檢討陳公公
甫太僕李公貞伯宮保吳文定公原博太師梁文康
公叔厚太傅王文恪公濟之太保洪襄惠公宣之太





伯安宮保湛文莊公原明提學李公獻吉何公仲默
宮保劉清惠公元瑞詹事陸文裕公子淵修撰楊公
用脩舒公國裳少詹黃文裕公才伯贊善羅文恭公
達夫其人二百年名臣碩儒也如景濂大紳原博貞
伯子淵名能工八法者士奇時勉仲房世用賓之伯
安元瑞用脩達夫庶幾中郎虎賁他固不盡尒也余褒
而藏之竊附于甘棠勿翦之義云尒昔山谷老人謂
王荊公書簡遠從楊少師法中流出黃長睿謂董華
公惇楷法妙入魏晉三昧米海岳謂蔡魯公京及弟

開府卞俱得古人筆然是四人者其精緻蒼翰距今無一存即有之亦不能售數鏤之直而韓范富歐率然之筆流落人間尚以拱璧視之然則物之可傳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僕既題此一友人過視而笑曰若自為拙書鮮嘲耳且若論詩何以不取高崇文而取宋之問乎僕無以答因記其語

## 三吳墨妙

右三吳墨妙一卷自建康至雲間以南皆吳也為賦草者二徐武功金太學二元王各一紙為說者一沈學士民則為詩歌者九錢文通原溥張南安汝弼柳州民懌蔡孔目九逵文待詔徵仲陸父裕子淵碩憲副英王王山人子新王司業繩武徐長谷伯臣各一紙為尺牘者十三沈少卿民李太僕貞伯王文恪濟之唐解元伯虎顧尚書華玉王太僕欽佩彙考功人翁各一紙吳文定原博祝希哲王履吉各二紙

國朝書法盡三吳而三吳鏦錚稱名家者則又盡數君子其長篇短言出於有意無意或合與不合固不可以是而槩其生平然亦管中之一斑也留山房中異日便堪作吾鄉堂故兒輩其寶存之

## 三吳楷法十冊

第一冊陳文東小楷聖主得賢臣頌文東名壁華亭
人　國初以書名家流民則學士出師表字頗大民
望大理虞書盖穆篇字小如文東余每見二流以書
取貴顯翱翔玉堂之上　文皇帝至稱之為我明右
軍而陸文裕獨推陳筆以為出於其表今一旦駢得
之足增墨池一段光彩然是三書皆圓熟精緻有黃
庭廟堂遺法而不能洗通徵院氣少以歐柳骨扶之
則妙矣盖所謂雲間派也

第二冊徐元玉臨褚河南哀冊文字差細而筆老褐
不勝其俙健盖摹褚而用之以米者也東原生傑去

精謐當是中年筆周伯器跋有微致其人即周疑舫也
錢原溥陳氏墓碣銘遒迅然欠雅是宋仲溫遺構雲
間人至今倣之吳原博墓表極得蘇長公筆而鋒多
含蓄不露佳手也蔡九達嗣命議書雅健而辭不甚
佳陸子淵二柬在真行之間元玉小而不楷錢吳蔡
楷而不小聊備一家云爾

第三冊祝京兆賦一首雜詩三十首後序一首少年
時豪耳楷法甚精絶間以小行若草率不經意者而
具種種姿態可寶也又古近體詩十五首是行卷上
公卿者稍似經意多大令風格而近纖長其詩亦多

秀儁語視晚歲應酬若出二手獨擬元日早朝排律
而押韻用二新字二人字二臣字不可晓也
第四冊祝京兆黃道中字致甫說用禿筆作楷而間
帶行法純質古雅隱然欲還鍾索風道中即吾故人
淳父姬水也為其尊人五嶽公乞集序以此為贄余
固辭謂此汝南家乘奈何畀人則曰使不佞而仍故
名與字知非公有也且公文成非吾汝南家乘乎為
一笑而留之因記其語又赤壁賦勁健從褚河南來
而結法微佻約齋閒録序出入鍾太傅王大令古法
臂滓指掌間而雅緻精察創去畦逕與黃道中字說
皆晚歲筆也人不可以無年信夫
第五冊為文待詔徵仲小楷甲子雜稿凡詩四十七
首詞四首文八首中亦有率意改竄者楷法極精細
比之暮年氣骨小不足而韻差勝詩亦多楚楚情語
如元日梅雨言懆無題夢中諸篇皆晚唐南宋之佳
境也聞之吳人待詔每新歲輒書舊詩文一冊至老
無復遺而沒後分散諸子有徵人某子甲以四十千
得廿冊以去今不知所在此本乃故人子售余為直
十千因留置此比於吉光之片羽耳
第六冊文待詔徵仲小楷其一為余書早朝等近體

十四首用古朝鮮繭結搆秀窓神采奕奕動人是八十四時筆也其二古詩十九首極有小法其妙處幾與枚叔語爭衡是八十八時筆也又一條三行射禮有鹿中云云尤精甚而考據詳覈偶於散帙得之附於後其三畫錦堂記差大於古詩結力道勁是六十七時筆也其四拙政園記及古近體詩三十一首為王敬止侍御作侍御費三十鷄鳴候門而始得之然是待詔最合作語亦最得意筆攷其年癸巳是六十四時筆也其五致仕三疏中有竄改當是稿草而精耳退之琴操稍大兼正行體意態古雅風韻遒逸所謂大巧若拙書家之上乘也跋尾仲蔚與家弟評履吉書若訟而各有致並存之

後書直吉光鳳羽緝而為裘後人其寶守之

第七冊王履吉拙政園賦及詩四章皆小楷得鍾王筆意張琴師傳亦類之其下指極有媚趣微傷自然

第八冊文壽承書五子詩是于鱗輩初作蓋未絀茂秦而進明卿也休承書養生論二君視太史筆裘然壽承覺淳古休承雖自清俊結法微[illegible]下彭孔嘉書余廣五子詩及近體數首是古高體[illegible]能於率更

內斟酌温潤秀勁光彩射人蓋中年最合作筆也許
元復一紙老筆圓肉流俊而昕書龐居士傳語尤可
喜是四君者僅一休承在然老矣而前後五子者復
失其六每一展卷輒為意歎

第九冊陳道復千文此君書不易楷楷不易小而吾
兼得之陳子兼三槐堂銘妍秀而微少骨蜀中詩古
雅而小遜態陸子傳二歌出麻姑壇遒麗肉滿覽之
燁然然是二君最合作書王祿之與其師尺牘亦自
佳俞仲蔚前後雜詩二幀共二十二首諸與余倡和
者是晚年筆稍縱而有誠懸腕實劒篇以下是二十

年前書尤精婉可愛詩亦多警句故並存之

第十冊顧德育牡丹一賦酷有徵仲家風黃淳父前
長篇一永興之有鋒鋩者後十二章小似不及周公
瑕詩二十章用筆精雅有法袁尚寶十五章莫雲卿
十四章王舜華十二章吾所不敢深論若魯望之流
利雲卿之濃婉舜華之輕俊皆荼蘆中翹楚者也最
後得張伯起唐人數詩伯起生平臨二王最多退筆
成冢雖天趣小渇而規度森然矣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三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蹟跋下五十六首

李文正陸文裕墨蹟卷

涯翁篆勝古隸古隸勝真行草此研光箋書數詩乃晚年筆余割其半及跋尾遺王學士而留此以其備有衆體故耳最後蘇墨亭一歌更遒勁盖中年得意筆也儼山先生寶應雪夜訊月歌則出入北海吳興雄逸超爽有秋鵰春駿騰驁絶影之勢陸之於李歌

辭不妨衣鉢書法更自青水也因合而藏之

李文正詩翰卷

太師李文正公詞翰挍聲館閣間此卷為宗易太史書當謝首挍之次歲而卷端有牧羝擊賊笏二曲豈意有所不足耶今年為甲戌距公書時正一甲子北虜有解辮而邊戍無脫巾當此可無感也宗易為任丘李文康公時亦以首挍贈太傳偶與元馭語次及此因舉贈之以比於虔刀之義云爾

張東海冊

張南安書雖流浪自喜往往失之緩弱此用鐵筆為用禿筆差適緊可存

柔民懌卷

柔民懌才名噪一時幾有雕龍繡虎之稱此卷為盛秋官書者充多生平得意語其書似不勝文文似不勝詩大要不能去俗耳盛舉高第後至廣憲以廉名

李范庵卷

書家評吾郡李少卿貞伯如純綿裹鐵視祝京兆不愧氷清余此所藏卷雖尺一草草不經意而遒勁有生氣可重也少卿當　憲廟時抗疏不肯書佛經為執林樹赤幟今給事李君允穆於鳥革之際白簡數

上皆　國家大笑至救周太常一疏尤卓犖偉甚余故舉而歸之且以慶貞伯此書之得所托也

金元王卷

王可大比部亟為子言金元王書法勝徐子仁問之吳中人不識也亡何購得此卷元王筆櫽倣吳興老意縱橫神爽奕奕可愛惜結筆小未去俗耳視子仁雄墨不啻誠過之

雜帖

吳文定之眉山泥落南之豫章僅得其似耳京兆翩翩時有大令風度文待詔中年筆微涉佻而韻頗勝獲古善取態俱可録也

祝希哲小簡

希哲此書皆赫蹏小簡與舍中子多言市井迴易事買書使是雅語至末簡所謂月甚佳可來一跳蓋希哲與閶門少年時時傳粉墨作優伶劇耳書極潦草中有結法時時得佳字豈晉人所謂裴叔則麤服亂頭亦自好耶

祝京兆卷

祝京兆書名薄海內然其行草往往自豫章來獨此卷徵仲灌木圖歌時有大令遺意雖極縱放而結法

不疎運腕極勁卷後王履吉跋黃勉之歌皆可重也
圖今在徐氏大可丈餘徵仲生平得意筆上有京兆
書作擘窠大字恢偉動人因附記於此

祝京兆雜詩

祝京兆少時書雜詩多作小行楷體若草草不經意
而流麗有態時時媚眼譬之夷光阿環捧心病齒皆
可圖也

杖山豔詩

希哲詞多青閨中瘦語令人絕倒宜從褚河南瑤臺
美女不當作禿師屈彊老筆也淳父乃以豔豆麗賞之
得非取駿於驪黃之外乎

祝京兆季靜園亭卷

祝京兆書季靜園亭詩以大令筆作顛史體縱橫變
化莫可端倪雖致之八法不無小出入要之鐵手腕
可重也然書道止此耳過則牛鬼蛇神矣

祝京兆卷

此希哲中年書雖不無出入然往往自楊少師豫章
襄陽来而疎瘦横放不求盡合所以可重也卷首四
字充邁偉中有贈關西孫逸人即太初也

祝京兆秋興八首為王明輔題

祝京兆書本作顛旭時時闌入顛芾中此卷書少陵
秋興數行後天骨遒發幾與波浪無天不鯨鱗甲語
爭雄長小展視間太行諸山忽若奔動為之一快

京兆雜詩卷

祝京兆此帋雖出山谷海嶽末後遒勁政如三河少
年躍馬自快然是正德問筆也

希哲草書月賦

希逸此賦真江左琳琅一時膾炙人口然不無稡語
希哲生書法波靡時乃能用素師鐵千腕桑以雙井
之趣超千載而上之允可貴也余嘗謂希哲如王謝
門中佳子弟雖倜儻縱逸而不失人憎跳盪健鬬如
祭將軍而有雅歌挽靈風味識者以為知言此卷為
故毛光禄書光禄嘗刻之石歿而其家貧以供何頴
考兩日費今年春與張中永省甫閱之時陸叔平在坐曰
此贋本也真蹟在故毛光禄所余咲謂叔平曰子知
光禄之有此賦不知此賦之不為光禄也耶叔平悟
乃睨視之而咲嗟乎人閱物物亦能閱人聊以寓吾
一時目而已

又

祝京兆好書謝希逸月賦人間合有數本吾所得毛

氏者其甲也此卷落筆甚適初亦緊束末暢數行後
姿態橫出波撇映帶幾欲與豫章爭衡且結法全類
毛氏本唯以管城君小弱故乙耳然亦是渠喆昆也
程君游太湖烟月間誦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語取此
卷印證之不如見裴將軍舞劍書法為之一進耶

祝枝山李詩

祝京兆作旭素書是京兆旭素書耳佳處亦多大令
取態筆獨此卷大白上皇西巡歌五首因禿管淡墨
之勢而用之雖極狂惟怒張而結構自不踈中復銳
古飛白遺意駸駸乎二氏青氷矣卷在江西程生所

余以京兆他書數幀文太史書一紙畫一帋易之亦
用米襄陽故事耳

京兆書杜紫薇詩

祝京兆好書中唐詩初讀前一詩以為京兆語而惟
其稍濃渥有致既辨其為杜紫薇集為之一昳至於
書紛披者筆望而知其枝指生也

題祝京兆真蹟

昔人謂右軍才行甚高有遠識惜不究其用以書掩
之此非公言也令右軍而用不過作先始與謝文靖
耳千載之下孰有艷羨玩異若此者乎張長史與顏

尚書同學隸不勝去而為草吳道子與張同學草不
勝去而為畫楊惠之與吳同學畫不勝去而為塑彼
其所就則已卑然而其始甚愛京兆字學晚得其集讀
此右軍可無惜矣余始甚愛京兆書掩其文章者故識之於此
之不稱人乃有謂京兆書掩其文章者故識之於此

又

祝京兆草隸奕奕絶世唯李獻吉詩沈啓南畫可以
配之然獻吉與京兆絶類蓋皆有敗筆而不失為大
家也濟南諸公後出幾令獻吉失盟主而京兆遂無
有能踰之者書則文徵仲類何仲默王履吉類徐昌

穀敗筆絶少畫家唐伯虎亦不減徵仲

茂苑菁華卷

吳中希哲徵仲履吉道復稱四名家此卷種種臻妙
履吉差作意希哲太不經意然姿態各自溢出雲卿
得此殆若狐腋之粹白矣昔蔡中郎篤論衡而談驟
進雲卿臨池比益工得無慮為人搜作秘林公案乎

文太史三詩

文太史八十四時為余出金花古局箋行書此三詩
以贈書極蒼老秀潤而結體復不疎三詩濃婉不在
溫飛卿下唯明妃曲為永叔所誤不免時作措大語

耳以此知宋人害殊不淺也

文太史四體千文

文待詔以小楷名海內其所沾沾者隸耳獨篆筆不輕為人下然亦自入能品此卷千文四體楷法絶精工有黃庭遺教筆意行體蒼潤可稱玉版聖教隸亦妙得受禪三昧篆書斤斤陽氷門風而皆有小法尤可寶也自與嗣成此文後獨元時趙承旨及待詔能備此衆體惜少章草耳

文待詔游白下詩

文太史歸隱後徧舟秣陵與劉司寇顧司空倡和大是香山社風度書筆視平日小縱而蒼老秀潤時有法外趣詩亦清逸可喜第起句徃徃落韻此公齊癬疾誤入膏肓吳人至今中之耳

文太史書進學解後

史稱昌黎為進學解孰政憐而奇之遂以省郎知制誥今昌黎今日出此文三日內不得回首望春明門鴟吻矣然此文雖跌宕終不能如東方子雲雅質而饒古意文待詔書法出聖教序亦然

文太史絶句卷

文待詔此書真得豫章三昧者取態雖小不足而風

骨遒爽殆似過之諸絕句如老病迂踈非傲客只愁車馬破蒼苔大類白少傅分司洛中語皆可寶也

文太史三體書

蘇文忠書錢唐伎女諸絕句真蹟字頗小文太史特以意臨寫不拘拘形似而古健遒偉隱然爲眉山傳神抵掌老優當自色恧後三體書擬豫章尤妙唯作米家筆差不似耳昔人謂右軍臨摹宣示勝于自運又云筆禿千管墨磨萬定不作張芝作衆靖信然信然

文太史三詩後

晉陽風物凄緊九月於明佐藩伯齋中覽故文太史三詩金波桂樹清露梧桐語悅如此身在越來虎丘間其結構之遒美亦似與王蘭堂中人烹茗匡坐却卷後別是一境界良增季鷹之感

趙飛燕外傳

文太史小楷書趙飛燕外傳初看之若掾史筆草草不經意者而八法自具是真蹟也余乃丐尤子求作小圖凡九段系其後尤於此圖有精思頗得龍眠吳興遺意周公瑕復爲書西京雜記十餘則俞仲蔚書外傳皆小楷工絕之甚往往有踞太史上坐意外傳

文燕雜盖稍為筆削之耳飛燕合德事不足論第伶玄此文與國色並絶代為千載風流斷案太史鐵心石腸而寄托乃爾毋亦靖節閒情賦故事耶

徐髯仙墨蹟

金陵少臨池者如顧司寇陳太僕皆得意而不得法最得法者徐子仁然好堆墨書離披擁腫不能免墨豬之誚此卷雖極濃肥而有骨端重而不乏態是最合作書也子仁行世最少君其寶藏之

雜書画冊總跋

前後序及題畫八分皆文徵仲手書精絶之甚第不及晚年鐵手腕耳

吳中一時書法盡此矣惟祝京兆玅得晉人法趣常有餘王寢吉陳道復皆少年筆與晚歲全不同吳中文士盡此矣語遂無一佳者乃知此道之難也

王寢吉五憶圖歌

寢吉五憶歌雖昉自平子而能用己意發之後復有文伯仁系圖伏日一展閱如碧玉壺賜對消得紫綾半牘矣其用筆秀雅絶得尚書宣示樂毅論遺意獨中間一入崛強肥重文皇戈法未易療也

王雅宜書雜詠卷

然不欲多展展則恐費蒲團工力也

王履吉書江文通擬古詩

江文通擬古詩如逸少臨宣示帖形勢巧密勝於自運唯古離別李都尉二章差不似耳履吉之於虞永興亦似文通擬古書法姿態既備結搆復不疎蓋晚年得意筆也

陳道復赤壁賦卷

此道復過醉時筆雖得失相當而遒偉奔放有出蹊逕之外者唐文皇云當今名將唯李勣薛萬徹耳勣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不大勝則大敗以語文太史及道復必當各領取一將印也

朱射陂卷

壬子冬余以使事道維揚朱子价為書二卷其一為近體旋失之此卷多齊梁樂府語雖不無小出入而宛倩穠至不失箕裘書法蕭散流宕有林下風氣尤稱合作自後固時時詩寓余然絶不可入眼至九江集幾落行卷中笑海豈文通才頓盡耶子价已化異物秋日曬書出之殊切山陽之感聊識於後

馬太史卷

同年馬太史作書大有筆而不勝好奇之念往往使

人不可識此卷為余書東封紀行可二萬言皆行楷
遂無一筆放軼蓋余酒間嘗譏之故耳聞徽人袖精
鏐購太史書時得贋者此卷乃落余山房散帙中將
並飽蠹魚物故有遇不遇也因識而收之

陳子兼卷

余甚愛陳子兼書每出帋素子兼輒欲書已作余甚
苦之癸丑避寇吳中以此卷索書曾子建詩子兼不
伏慢罵乃別錄蜀中諸篇并卷見遺今可一紀矣卣
詩歸然山房而蜀中篇遂為人攜去子兼知之不免
又作一大罵也

陳子兼詩牘卷

此一卷陳子兼詩及尺牘書法極灑落可愛然皆數
千里外筆耳晚歸僅一水而音問極少或小札數行
因題二韻于後莫怪陳驚座年來尺牘疎老饕能自
飽不喜換羊書

俞仲蔚書

俞仲蔚舊為余小楷歌行一帋行草及大書古選體
各一帋合為卷藏小酉館仲蔚前後寄余詩不下數
百帋不能盡爾也子敬作精書以貽謝太傅謝輒批
尾還之物固有遇不遇也

俞仲蔚書金剛經

褚登善書陰符柳誠懸書度人二經余見褚石本又於項吏部處見柳真蹟皆小楷而柳尤勁挺有風骨今年春仲蔚為余書金剛經一冊微用米顛筆而八法種種不乏其得柳為尤深此經是佛最妙語破一切着比之陰符度人故不與易也凡書金剛經者眉山吳興併仲蔚而三皆法寶兼墨寶故志之

楊秘圖雜詩

記余初入比部時見同舍郎吳峻伯論書法輒云故人楊秘圖珂者今之右軍也余購得此卷不勝喜以示峻伯字為之解云此非右軍而何余時心不能伏然無以辨之又數載稍稍識書法一日檢故卷出而更閱之蓋楊生平不見右軍佳石刻僅得今關中諸王邸帖搨十七帖其結構盡訛鋒勢都失別作一種細筆而臨摹不已遂成鎮宅符又似雨中聚蚓耳恨不呼峻伯唾之然詩語亦得一二佳者今聞其人尚在多作狂草或從左或從下起或作偏傍之半而隨益之其書益弱而多譎然自負日益甚詩亦日益下第其為人瀟灑食貧有遺世之度可念也因記於此

陳鳴野詩

山陰陳鶴鳴翮翮任俠高位置恒自稱中國陳鳴野云楷法用墨絶肥壯而無鋒穎若龜鼈之縮項足行草殆似枯枡敗蔓縱横道上而云出自魏武鍾太傅顛旭狂素良可咲也此卷所書絶句中如夜深池上弄琵琶萬里星河月在沙莫帳樽前彈出塞只今邊將未還家却自有唐調可喜也

## 外國書旅弊卷

余於燕中避近王太常汝文談諸譯人多精於其國書者乃以旅弊明王慎德至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百六十五字今書之得九紙為西天女直韃靼高昌回回西番百夷緬甸八百媳婦大約多類梵草而西天獨雄整女直有楷法而小繁複不知其為陳王谷神所製否也因復乞黎惟敭俞仲蔚周公瑾莫雲卿王舜華陳道易程孟孺管建初輩作篆籀分隸小行大行章草之類以冠之而錢叔寶復為圖系焉余以中國書固稱彬彬八法然自大篆而後會意象形之外亦僅取其適用美觀而已不必盡有書理也諸夷於書理無論要亦能用以紀姓名通朝聘而世守之不變異日同文之化成此亦一故事哉乃至竺典所謂造書主三天人曰梵曰迦盧而蒼頡頏其少季元二

張旭草皮詔孟浩則曰書契復見科斗文光弼則曰龍蛇後見古文字蓋皆厭蜀廬忘其糟粕者也何足道哉

扇卷甲之一

扇卷甲之一爲法書凡十六人二十一面內徐鼒仙子仁三李西涯賓之白洛原貞夫朱射陂子价許高陽元復各二吳匏庵原博顧東橋華玉金赤松元玉唐六如伯虎王前峰繩武王涵峰履約秦胥臺泳之馬孟河負圖吳霽寰峻伯各一西涯僅一詞耳與匏庵皆以書名而皆偕拖不稱更來若震澤之遒勁也

華玉翩翩有晉人意元玉伯虎俱足吳興堂廡差薄弱耳子仁堆墨豐美而肉勝繩武似易鹵率而骨強履約膚立不能難其弟永之踈逸自放貞夫作輕重筆斌媚近人子价結體雖踈而天趣溢出良堪壓卷負圖之縱誕峻伯之纖弱若此合作者不易得元復壯丹歌及書皆圓熟得祿之補圖尤爲離俗耳此皆吾後先所收以不堪動搖故聚而帙之時一展翫庶不以炎涼戚疏也

扇卷甲之二

右扇卷甲之二法書凡二十一面祝枝山希哲六面

皆草聖也老筆紛披中秀骨森然超出蹊逕之外當於神逸二品中求之蔡林屋九逵一面圍圍可憐王雅宜履吉九面翩然灑落覽之如山陰道上行使人應接不暇而輞川一書小楷尤精麗眞堪與摩詰語爭勝其與履約繩武一面僅堪烏衣諸王而已陳道復二帋頹然自放王子新一面步武邨聊附於末記吾家右軍及蘇長公俱爲會稽餘杭老姥作扇緣不知希哲履吉存日何似以今度之想亦當然耳



右扇卷甲之三其廿三面爲文衡山徵仲書其一面爲壽承臨筆內庭下戎葵風攬青桐二面作眉山體與初秋雨霽皆小行特精甚赤壁賦字尤小餘半面圖以補之睡起綃封缺月三面皆豫章體險急中風骨奕奕可愛此老之於二公庶幾出藍之美其他體俱本色而筆多暮年或肥或瘠各具神采八十衰翁一面即所謂壽承臨者不失箕裘余與此老晚合中有四帋見寄者惜其帋垂敝不能作懷袖觀聊以當笥篋之珍爾

俞仲蔚凡三扇宋玉神女及舞賦司馬相如美人賦
子建洛神多作蝿頭小楷而清勁有法周公瑕之班
姬擣素文休承之宋廣平梅花精麗輕逸陳子兼之
宋玉高唐朱子价之相如長門黃淳父之杜牧阿房
莫雲卿之舒元輿牡丹家弟之江淹神女覺意勝法
張伯起之禰衡鸚鵡彭孔嘉之潘岳閒居袁魯望之
陶潛閒情覺法勝意程應元前赤壁倣鍾太傅後赤
壁倣顏平原雖骨格未成時復長進諸賦上下二千
年才情妙麗各極其致而目下數君子皆名臨池者
以小楷紀之真可寶也



扇卷乙之一凡九人十九面王文恪濟之一沈石田
啟南三周康僖伯明一夏文愍公謹一祝京兆希哲
二文待詔徵仲四王雅宜履吉三陳白陽道復三袁
谷雲補之一是數君子者獨文愍爲江西人沾沾負
書名餘皆吳中工八法者文祝王陳已見甲卷所以
屈居此者不無帚敝墨渝之歎耳

扇卷乙之二

扇卷乙之二凡九人十五面王酉室祿之一許高陽
元復二朱射陂子价一陳雨泉子兼二馬孟河負圖

二王前峰繩武一俞仲蔚二周公瑕二高唐王肇書一繩武余猶及識之祿之而下皆所與還往者其人皆有書名作行草遒勁有法而高唐篆筆最為清整其弟齊東王尤有法嘗貽余兩扇而失之以為恨附志於此

扇卷乙之三

扇卷乙之三凡九人共十五面湯湖州世賢一陳布政鑒一為前後出師表沙秀才魯一為赤壁賦梁禮部孜一俞山人允文五王山人逢年三陳山人演二王太學穉登文司訓嘉猷共一則皆所自撰歌詩內俞

古隸二陳古隸一篆一餘俱小楷斐然可愛亦呂紙墨不甚精新屈居副箧耳

扇卷乙之四

扇卷乙之四宗提學臣一徐方伯中行三張少參九一一吳提學國倫一吳中丞維嶽五董宗伯份三皇甫僉憲汸一俞蕙憲憲一王太守可大一仲舍人春龍一張比部燭一李茂才言恭一周袁州璞一皆平生所還往而於交有心許者有面合者其人有工臨池者有擅長城者然半已游岱矣攬之不勝人日曝書之感

扇卷乙之五

扇卷乙之五爲吾少師華亭徐公二面公過余小祇園又得余賀孫成進士詩手題此扇見寄又宋中丞望之一曹中丞子誠一莫方伯子良一張中丞肖甫一吳大參明卿一王大參陽德一張進士伯起二王太學百穀二歐博士楨伯一俞山人仲蔚一莫太學雲卿一魏解元懋權一毛山人仲章二顧茂才懋倫二其人多昭代耆德清時勝流或擅長城或精臨池者偶以所得之晚第居是耳非有所甲乙也